



UWTS D 本科生課程

學庸簡介

2020-2021 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章

目次

第二章 大學講解	1
大學釋題	1
大學之一	2
(一) 止定靜安慮得	8
(二) 物有本末	11
(三) 古之欲明明德	13
(四) 物格而后知至	29
(五)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32
大學之二	41
(一)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41
(二) 曾子曰，十目所視	49
大學之三	53
(一) 詩云：瞻彼淇澳，葦竹猗猗	53
(二)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56
(三)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58
大學之四	63
(一) 康誥曰：克明德	63
(二)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67



- (三)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 72
- (四) 詩云：穆穆文王 …… 74
- (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 80

大學之五

- (一)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 …… 84

大學之六

- (一)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 87
- (二) 故好而知其惡 …… 91

大學之七

- (一)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 95
- (二)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 …… 100
- (三)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 102
- (四)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 …… 104
- (五)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 108
- (六) 詩云：宜兄宜弟 …… 110
- (七)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 111

大學之八

- (一)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 115
- (二)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 119
- (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 122
- (四)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 123

大學之九

- (一) 詩云：殷之未喪師 …… 125



(二) 康誥曰：惟命不於常	132
大學之十	135
(一)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	135
(二)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	141
(三) 是故君子有大道	144
大學之十一	145
(一)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	145
(二) 孟獻子曰：畜馬乘	147

貳 大學講解

一．大學釋題

◆大學原爲小戴禮記第四十二篇，其從禮記中抽出後與中庸、論語、孟子合成四書。據傳大學爲曾子所作，

❖曾子學自孔子（述而不作），也是古代聖王所傳。

◆鄭注：「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

◆朱解，「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何爲「大人」？雪公以周易「與天地合其德」和孟子「正己而物正者也」解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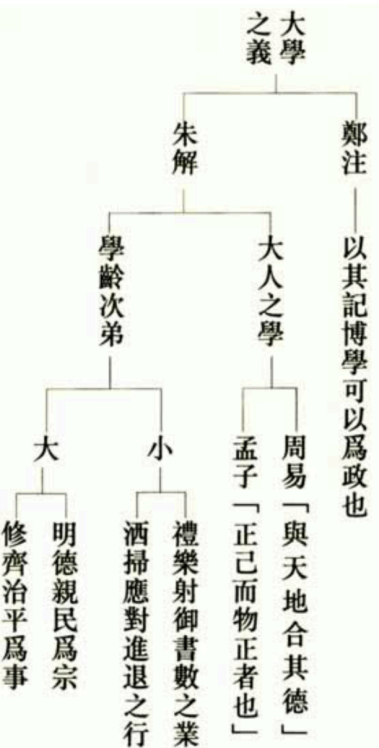
❖據朱解，依學齡次第可分小學和大學，小學者習「禮樂射御書數之業」，明「灑掃應對進退之行」；大學者



當以「明德親民爲宗」以「脩齊治平爲事」。

◆大學章句序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天) 釋題



二．大學之一

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之道，最重要就是「道」字，

❖據古註，道即道路、途徑，某人要到某個地方，必然要按照道路才能到達目的地。

❖此處經文講的「道」是指人人本具之



本性，中庸講，「天命之謂性」，天是天然，天命之謂性就是人人心本有的，不是學來的，這就是性。

❖ 萬物有其性：

大學之道就是教人們開發自己本有之性。

◆ 按本文之章法，「大學之道」是全篇主旨，

❖ 古儒將「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列爲三綱。

❖ 雪廬老人研究經文的組織章法，確定「明明德」和「親民」爲兩綱，統攝後面八個條目。

每綱領四個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屬明明德，「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屬親民。以下經文則爲上述綱目之解釋。

❖ 兩綱學到成就最究竟處，就是止於至善，一個結論。



- ❖ 要開發自己本性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明明德，一是親民。

◆ 明明德

上面的明字作動詞，義為發明、開發；下面明德之明字，指的就是德。這個德，是我們本性所起的作用，本性是不動的，要起作用的話，那就是德。這個德起來的時候，還沒有用出來，它起了一個現象。

明德與本性，雖是兩個名詞，一個是性，一個是德，但是，明德與本性是一體的，性是靜態的，寂然不動。德是有所動了，雖是動態，但它本來是明的。

❖ 德何以不明？

聖人把自己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以後他這個德就是明德。聖人在任何時候作任何事情，都是明德起用，所以聖人一絲一毫不為自己，他是平等無私



的爲天下人。因此這個明德，就是性德，本性的德。

然而普通人的德一動起來時就變成昏德了。何以成昏德？因爲自己的自私心掩蓋了明德的「明」，不再是明德。

◆ 親民

學道之人，怎樣開發自性，發明自己本有的明德呢？前面講的，明明德所以不明瞭，是因爲有自私心作祟，現在要明明德，必須放下自私自利，做利益天下人之事。這叫親民。

親民一方面用大學之道明自己的明德，另一方面用這些道理來勸告天下人，若能借著政治力量，行教化天下之事，就會非常有效果。

在今日之下各行各業均可親民，以自己的專業，把聖人之道即大學之道，傳播、勸告、教化所接觸的人，這就



是親民。若能借政治的力量來推動、來實行這種教化，更有效果。當然從事政治無論是古時候現代要看個人的機會，不是說人人都希望從事政治。若有機會從事政治，當然就借著從事政治，可以為天下人來謀求福利，可以借著政治的力量，來教化天下人。

◆ 自修是明明德，同時教化他人就是親民，兩者缺一不可。

❖ 自己不明明德，而去行教化事，那我們憑何教化他人？若只求自己明明德，卻不肯為天下人服務，還是有私心。

❖ 明明德之重就是要去掉自私心，一層一層地去掉自己「一切為自己」的習氣。兩者學成功了，生死問題就解決了，就是佛家所講的「了生脫死」。生死了脫就成就聖人了，還要回過頭來教化世間，永久替天下人服務。

❖ 孔子在繫辭傳里說，精氣為物，遊魂



爲變。遊魂就是人死後，其靈魂到處遊蕩，遇到父母之緣就轉世投胎了。一個人一生不作好事，其靈魂會遇到畜生道的父母。普通人多是如此。

❖ 聖人的身體當然也有死的時候，但要去哪裏投胎轉世，他清清楚楚的。孔夫子、堯、舜、禹、湯這些聖人他們隨時都可以到人世間來；成了聖人的話，永久要到世間來教化衆生。

◆ 中國文化，儒家學問之根本純粹是利他的，從開始學聖人時就要拋棄自我，自我就是我們的身體，這是有生有死的小我，到了成就聖人之後，還是要親民，永遠在世間親民。明瞭這個道理，研究大學才能夠實實在在地服務天下人。

所以大學之道，一在明明德，要開發自己的明德。再在親民，自己明德也教他人來明德，就是親民。教他人明德，就是借著在世間所從事的行業服務天下人。兩者做到最徹底，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兩者都作到完備，做到家成就聖人了，叫止於至善。這是一個開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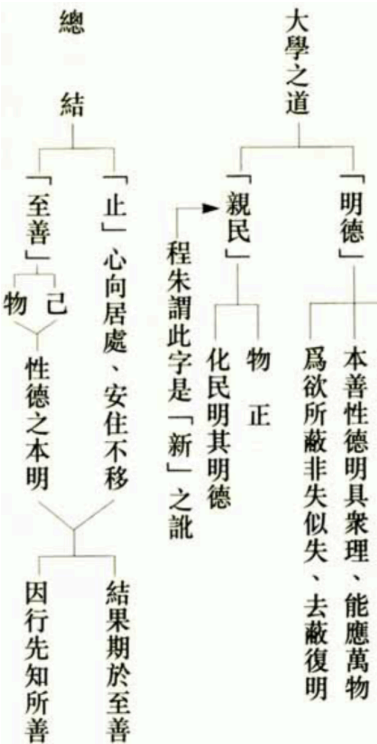


一個總句，兩綱一結論。

(地) 內容 (一) 經一章 (二) 傳十章

(甲) 經文

(子) 總綱



(一) 止定靜安慮得

經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前面「在止於至善」，其中「在」字重要。明明德就在大學前面兩綱，在明明德，在親民。最後第三句，在止於至善。

◆ 知止而后有定，知止接著「止於至善」，就是說，學大學之道要把我們的心止在明明德，止在親民。

心無依歸則易為外境所轉，知道心之依止，就能得定。換言之，想要定得下



來，必須知止，能夠定在止在發明自己明德，要作有利於人的事情，親民。

心定了，面對送上門來的富與貴，必要考察清楚對方出於什麼目的，有何動機。為推行大學之道，就可以接受。若對方要你配合他，為他的自私自利，則不能接受，心裡念頭動都不動一下，這叫定。能夠止在明明德與親民，自有定功，「志」就立下了。

◆定而后能靜。靜是安靜，心理非常安然、清淨，一點都不浮躁。

◆靜而后能安，安是心理，一切心理坦然，沒有得失這些念頭。心理、身體輕鬆自在，這個安叫作輕安，不像原來不學道時，在世間為私利忙忙碌碌，心裏不輕鬆，身體也疲憊。

❖讓自私自利的念頭，把自己壓得沉重不堪，難得輕安。這裡靜而后能安，心理平靜，身心都是輕安自在。



◆ 安而后能慮，慮就是研究、思慮，用心研究大學之道。

研究大學之道，前面講有兩綱，一是明明德，一是親民。明明德就是研究、思考怎樣把自私自利放下，在世間辦一些完全有利於天下人的事情。心理輕安，思慮、研究才有成果。否則就是世間學術，所希望的最終還是爲自己，這種「慮」談不上是學道。心裏一片輕安不爲自己，思慮事情自然有智慧，研究事情一定有成就，所以慮而后能得，得大學之道，就是明明德、親民。

從兩綱一結論止於至善，其修學方法始於知止，然後有定靜，有安慮，最後有得，這是學道的程序。



(丑) 欲明之次第

非可躐進

- 「止」念茲在茲、指本性明德
- 「定」志有所立、勉持不變
- 「靜」久而躁釋、不為妄動
- 「安」泰然恬然、心不異遷
- 「慮」精研明辨
- 「得」獲其達於至善之要

次第結論



(二) 物有本末

經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一個物，一個事。研究大學之道，必得把物、事辨別清楚，古注把物與事等同看待。所謂事是事情，有終有始。物有本末，有本有末，一般講這個物是外在的，世間一切的物品。

雪廬老人據易經所講，物是陰陽二氣發生交流感應所產生的現象，左傳上講「物」只是一種記號，這樣看來，物



不是具體、有形狀的東西，而是陰陽二氣交感的作用。再深入，物就是一種動機，就是說，我們人心裏應外界所感念頭初動，就是物。所以物不同於事。

左傳魯定公十年記載，「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甲是戴的盔甲；有物，所謂叔孫氏之甲有物，其中「物」指的一種記號。

◆ 「知所先後」承上接下，承著上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再開下面的平天下、治國、修身、齊家，後面經文，就是由知所先後而來，在這裡是一個伏筆，後面的經文就是從這裡埋伏下來的，這個脈絡就是從這裡開下來，開出來。

◆ 「則近道矣」，接前面，事情有先有後，先作的不能擺在後面，後作的不能提前，能夠如此，則近道矣。近道矣，與大學之道接近了。



（三）古之欲明明德

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 「古之」二字是下面一段經文的總樞紐，大學雖是曾子所作，但大學之道不是曾子所創。古之是指大學之道在曾子之前就有，曾子學自孔子，亦非孔子的創作；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他所傳的道源自古聖先王，一直可以上推到伏羲氏。

因此在這裡講古之，追根溯源始自伏羲氏，到黃帝（軒轅黃帝），唐堯，虞舜，三代的夏商周三王，傳到孔子是述而不作。

❖ 堯舜之道可上推到還沒有文字的時候，那就是伏羲氏發明易經。用陰陽兩個符號，畫出卦出來，先畫八卦，然後把八卦重迭起來，成為六十四



卦。六十四卦裡面，含有明明德、親民這個道，這就是曾子所講的大學之道。

❖ 孔子研究周易，在繫辭傳裡把伏羲氏的道，講得非常清楚，其中講性，本性，孔子定出一個名稱叫作「太極」，太極就是大學裡面講的明德，就是中庸裡面「天命之謂性」講的「性」。

❖ 孔夫子解釋「性」，「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太極雖然安安靜靜的，天下萬事萬物一有感，它就能應，有感應了。古就是講從伏羲那個時候，一直到孔夫子，所遵循的這個道，就是曾子講的大學之道，這是講「古之」兩個字。

❖ 孔子祖述先王之道，是集大成的聖人。

「明明德」，即前面兩綱之第一綱。加上「於天下者」，是把自己本有的性德、明德發明出來，然後要教天下人都能夠

明明德，必須先治其國。而要把自己國家行政、教育都治得很好，一切都上軌道，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你的國民都知道明明德。

◆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你想把自己的國家治得一切都上軌道，自己先要齊家就是把家裡治得整整齊齊的。家裡的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互相尊敬，一切都符合人倫、有條理。

◆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 比如家庭裡面最基本的結構，夫妻。就丈夫來講，要想把家治好，自己就作一個示範出來。同樣妻子要想把家庭治得很好，妻子也要作一個示範出來。無論丈夫、妻子都要修其身。這修身很重要，丈夫不能修身卻想要妻子盡到責任，這就辦不到。妻子亦如是，雙方都要修身。從夫婦各人都講修身然後推到父子關係，父親要修身，兒子要修身；兄弟之間，為兄為弟都要各人修身。



從理上講家庭每個人都要修身。但是古時候，家庭有家長，家長先自己作一個表率出來。家裡的人，在上有父母，在下有兒女，平等的是妻子。要想全家人都各盡其分的話，作家長者先要自己帶頭來修身。自己不能帶頭修身的話，那就沒有作家長的資格，那個家一定亂了。所以在這裡講，古時候講作家長的人，就要先修其身。

◆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要把自己身修得好，必須把自己的心能夠正。正心，這個心是指自己整體的心理。

◆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心在平常不動時不起作用，心要發動起作用的話，先有意識出來。比如人家說話，表達他的意思，會問他什麼用意。用意就是從他的意思裡瞭解他的心。心動先有意識出來，你要正心，先要誠意，心正與不正，先看其意識誠不誠。這個意識不誠，動心就不正，我們的明德是昏暗的。所以欲正其心，要先誠其意。



意識何以不誠？

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是本有的。「誠」直接指向明德，聖人的明德起用時，心、意都是光明，沒有變成昏暗。普通人雖然與聖人的明德一樣，都是本有的。但是我們因為有自私心，所現心就不正了，意識不誠，虛情假意，表現在言語跟他的行為不一致，言語跟他的心也不一致。不誠表示其明德不明，而是昏暗的德，這是自私心障礙了本有的明德。欲正其心。我們自修時要想自己心正不正，就要看自己的意識所起動的念頭是自私還是公正。凡是為自己的利害發出，就是自私、不誠。

◆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要看自己起心動念，是為私還是為公。

❖ 為公也有小公、大公之別。小公呢？比如在家你為一家是公；治國，你為全國人想也是公。為一國還不算



大公，禮運篇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以天下人作爲自己，要爲他們設想，爲他們所有的問題求其解決，這就是大公。

◆要切實作到「大公」並不是說我們一起念頭，就是爲天下人，而是起了念頭，從自己的家庭，到自己的國家，一層一層的由內向外，一直推廣到天下人。

◆與此相反的，就是小公，他只爲自己家庭，外面的這個國家的事，情，與自己家裡的相違背有衝突時，他就只管求自己家庭的利益，而不管有無違背國家的利益。這還算小公。

何爲大公？作爲國君，遇到國外與自己國家有利害衝突時，不是不要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而是教你運用智慧，把自己的國家與其它各國、天下人的利害，調理成爲一致的。既不危



害自己國內的利益，也不危害國外天下人的利益。這纔是大公無私的心。沒有大公無私的心，遇到利害，一層一層把大公變成小公，把小公變成自己個人。

所以講，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果然誠了，得其誠了。這就是說你在家庭對待家人，在國內你對待全國人，進一步你對待天下人。誠字這樣的研究、練習，果然誠其意就證明你一切行為，無論是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根據明德來辦事。這就是現在一般人所講的理智，由理性發出的智慧，那就沒有任何利害衝突。凡是世間個人與個人，國家與國家，有利害衝突都是不能夠用性發出來智慧，沒有這個理智，才有種種的利害衝突。



你能明明德即心正意誠，那麼你看見國內國外各種利害、衝突時，你就有智慧來調和他們。讓他們也用理智，不要起一切情緒，用情緒不能解決問題，只會把問題愈鬧愈惡化下去。必須以自己的理智來教導國人，然後才能夠教大家都能不要情緒化，都要用自己的理智來解決問題。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由這個程序來實行的。

◆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意識怎麼誠？先要致知。致知這個就重要了，所以說致知在格物。

「格」，漢儒宋儒均注解為「來」，「物」呢？漢儒與宋儒注解不同，

❖ 漢儒鄭康成注解，格當來，物就是事情，包括善事惡事，善的事情來了，你知道。惡的事情來了，也知道。這個意思就是說，能夠辨別善惡。格物就是善事惡事來了。致知是你能夠辨



別善惡。

❖ 宋儒朱子注解說，格，至也。就是到了。物猶事也，格字解釋相同。但朱注的事與鄭注不同，鄭注「事」是善事惡事，是籠統的。朱子把「事」明確化，包含有形具體的東西和無形抽象的事情，表面上比鄭注義廣。但是按鄭注去修行、學習還比較容易把握。朱子解釋這個事物包括具體的東西，學習就很困難。

◆ 朱子曰「即物窮理」，「即」當「就」講，就這個物體來研究，研究到最後，瞭解它的道理，叫即物窮理。朱子解釋，說天下的事物都有它的道理。「即物窮理」被以後研究中國學術思想的人稱之為科學的先驅。認為朱子這個學說是開發了後來科學家的思想，有這種看法。這當然是推崇朱子的學說。

但是要知道現在的科學研究有一定的方法需要藉助一定的工具。在朱子那時



候，按他所說去研究，往往無從開始。

就因為這個問題，明朝王陽明開始也按朱子「即物窮理」教他的門人「格物」，門人不知道怎麼格法，王陽明就說，你隨便找一個物去格就好，比如說前面屋子外面庭院裡有竹子，你去格竹子吧。他的門人格了好久，也格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王陽明看門人格不出來就自己來格。可是自己格到後來也沒有格成，反而格成病出來。他看這個不是辦法不能學。他就改「格物」為革除心中物欲，「物」是指人心之中，對於一切物質的慾望。他從研究物質回過頭來研究自己的心理，就沒有問題了。

雪公跟漢儒、宋儒講的都不同。他講「物」是自己的念頭。「格物」，念頭出現的時候。致知是覺悟，你能夠任何一個念頭來，你自己要覺悟。

雪公的看法，「物」不是指具體的那些



物，外在的一切萬物。他這個物是一個念頭，心裏的一個念頭，完全是抽象的，也須要有所辨別。鄭注「事」是已經有這個念頭，形成了一樁事情，這個事情雖然也是抽象的。但是既然稱為善事、惡事，那麼這個事情也變得具體、鮮明，也有象了。這個象是意象，由意識構成的那種象。雪廬老人講的這個物，比這個意象還要微細。

格物這個物在還沒有形成一個意象時，只是一個非常微細的念頭，一個動機而已。

雪廬老人深入這個物，知其是一個動機，機是什麼呢？孔子在易經繫辭傳裡講，「幾者動之微」。這個幾就是機關、機器的機字。在經典裡讀平聲，這個幾在心理的就是人心要起的念頭，它也是動之微，動念就叫動機。本來我們的心在那裡沒有動，心要起作用先動念頭，念頭在發動之始，即是幾者動之微。這是孔夫子在易經繫辭傳里的解釋。



孔子又說知幾其神乎，知曉動機就是一個神，但不是外面那個神明，**陰陽不測之謂神**。比如寫文章，不知從那來的靈感，寫了最好的那個句子，叫神來之筆。這個神，還是從自己的心裏出來，連自己也不知道，陰陽不測。陰陽就是周易所講，從太極從心的本體起的作用，陰陽兩儀，非常抽象的一個氣象。因此格物的物，是念頭還沒有形成一個意象時，微微一動的那種幾，陰陽都不能夠測知。可見這個「物」，這個念頭何等微細了。這樣脩學大學之道用工夫，就從欲明明德於天下，一步一步細化到「格物」，格物就是動機，發動的極其微細念頭。

這個微細的念頭一動，致知，致知致是什麼呢？這個念頭本來是，陰陽不測的，這是神，自己的神，自己神來的話，自己也不知道。你教他自己，那個微細的念頭，他也不知道，必須「致知」就是那種微細的念頭一動，馬上就知道。本來普通人無從知道，學大學，



要明明德，那就必須要格物，致知。

格物就是要知道自己動的念頭，這個動幾普通人不知道；只有聖人知道，聖人知道別人的動機，別人的念頭一動，聖人馬上知道。普通人別說不懂別人的動幾，就是自己的動幾也不知道。所以在這裡講「致知」叫知至，知至就是要學習、要研究的意思，要研究自己的知，就是知自己的動機，要學習怎麼樣明了自己的動機。當知道自己的動機了，然後才能知道別人的動機。必須有自知之明，才能明瞭他人的心理，所以致知在格物。

普通人不能格物，即不知機，不能致知；及至私欲四起（意不能誠），私心滔滔，何以正心？

佛家同樣講「不怕念起，就怕覺遲」。念頭起來，不起念頭我們任何人辦不到，誰不起念頭。念頭起來沒有關係，重要的是起了念頭自己能覺，能覺悟



這個念頭是什麼念頭。在講究佛經的時候，禪宗不先研究教理，就教人家觀心。最早的禪宗教人家參禪，那不是參禪是觀自己的心，就是觀自己的動機。就是致知，**致知就是要觀察自己的格物**。禪宗觀自己的動機，就是觀自己的，我們凡夫衆生動機都是虛妄的，禪宗內觀，一個念頭從那裡起來又滅在那裡，有生滅就是妄念，虛妄的念頭。換一個名詞就是私心，自私心。我們普通人，不研究大學，不學聖人之道，我們的念頭起來，就是自私自利的心，自己也不知道。還把這個自私自利的心，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是個好的一個心，這個他自己都不知道。佛家禪宗觀心就是觀這個妄念，大學裡講格物，致知。

禪宗觀心，佛家研究教理的，從教理方面來講，能夠知道這個業相，這個都是格物，叫作致知，念頭任何人在動，不能不動，動的時候要點就在致知。致知就是這個知，就是覺，就是覺悟，我們學大學，致知在格物，這句話是明明



德的下手用功之處，非常重要，佛家宗門、教下（宗是禪宗，教下是研究一些教理的），兩者都包含在這一句話裡面。可見得我們中國的學術，境界到什麼程度。

格物致知，曾子寫出來的，曾子是跟孔夫子學的，孔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再往上推到伏羲氏，那時候一直文武周公時代，佛法都還沒有傳到中國來。佛法正式傳來是在東漢明帝那個時候。在佛法沒有傳到中國來，我們中國的古聖先王到孔夫子，發明的、傳授的這個思想，可以把佛家的宗門、教下都包含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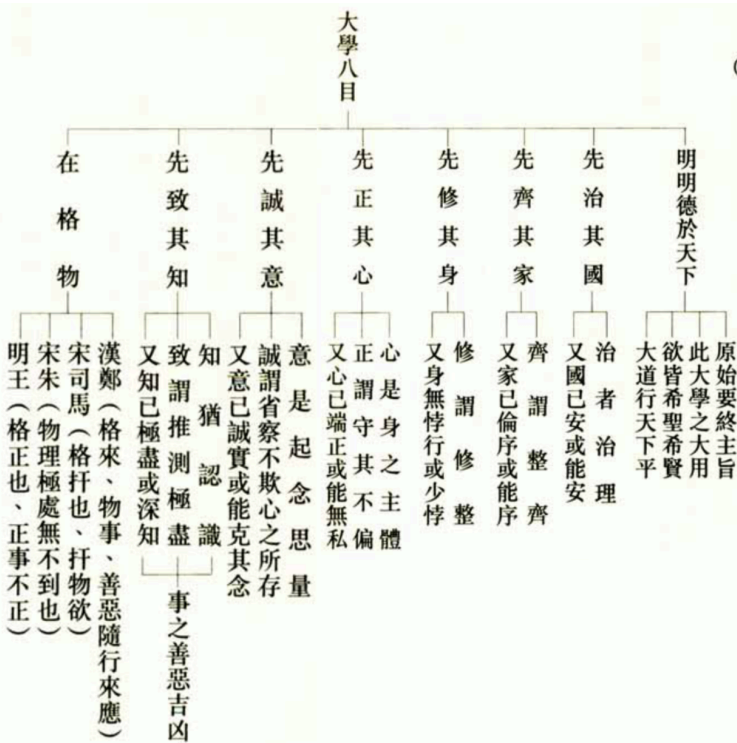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學術思想，如此高明、奧妙，身為中國的讀書人，我們沒有理由看不起中國文化，何況我們在世間要學作人之道，目標要安住學成聖人，就要好好的根據這一句話來明明德，自己學好，有了工夫才能夠教化別人。拿這個來修身、齊家，然後可以治國，治國好了，不必去征服別的



國家。只要把自己國家治得非常好，國泰民安，天下其它的所有國家，都來向你學，天下人都是歸心於你，你就是平天下了。真正的得到世界和平。不以這一個作基礎，放不下自私心的話，爲公也只是爲自己這一家，爲自己這一國，還是不夠，那你智慧沒有開。必得是從家庭到國家，以天下人來作一個整體的來看待，把天下人都放在我們的心中，我們希望天下人，都能夠明明德，都能夠學爲聖人。這個才能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就在這個，致知在格物。



(寅) 八目先後一結



（四）物格而后知至

前面想要明明德於天下，教天下人都明德，先從天下，從外一層一層的往內推，推到最後「致知在格物」。現在從內往外，

經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 「物格而后知至」，那個念頭一動，前



面講格物，格物是動了念頭，動機。現在物格，物是機，格是動，而后知至，知是覺悟，念頭一起立刻就覺悟。

◆「知至而后意誠」，知至，能覺悟自己的動機（善則發動，惡則不遷），而后意誠。意識自然就誠了，

◆「意誠（純淨純善）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泰民安。民安就是國人各守本分、各盡其責。

比如五倫講父慈子孝，就從此開始教大家學習，從家庭裡面父慈子孝，到外面尊敬長輩，跟朋友相處講究信用。這些都要去自私心，如果自私心不去父慈子孝也談不上。父慈子孝最高的境界都是忘了自我。比如遇到天災人禍，父母為救兒女奮不顧身，這就是忘我的境界。孝順的兒女對待父母也是如此。國君或者幫助國君辦教育的人用這些方法來教國民，國民都會學得好。因為父慈子孝是天性中本有的明德。啟發父母兒女的這個天性，就是根本教育。教國民都



知道「物格而后知至」，就是從五倫十義開始學，明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朋友有信就能守住自己的本分，做到盡責爲人，到私心、妄念一啓動就知道，最後就把它徹底去掉。能無私無我，意自然誠了，心也正了，拿誠意正心來修身，身也修好了。修身然後齊家，家也齊了，然後國也治了，那麼天下自然就平，天下太平。所以「國治而后天下平」。

前面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有本末，是講動機，動機就跟馬鳴菩薩在起信論所講，「一念不覺而有無明」，有三細六麤無明業相，業相是開始一動，那就是本，後來就是末了。物有本末，是指只有一個本，其餘就是末。第二句事有終始，就是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有終始這一段，講到國治而后天下平，到此「事有終始」講完了。

不曰始終，因世事流轉不斷，沒有終了。細言之，一事結束，會引發其它事情發動，故曰終始。



（五）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經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這個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從天子（天子以下還有朝廷大臣）、各國諸侯、以至於庶人（普通人），人人都要學大學之道。「壹是」就是很專心的來學。所行此者專一，以脩身為本。

大學開始，講到成就大學之道的兩個綱領，就在明明德、在親民。明明德是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親民這一綱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既然前面有兩綱，**這裡為何從修身開始？**因為「格物」的道理非常深奧，不是一般人開始就從這裡能夠學。

前面講「物有本末」的本與這裡「皆以修身爲本」的本，一個是內在的根本，是講本體指格物；一個是外在作用的根本。這裡講根本是就修身，然後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層一層的有本有末來研究，修身爲本，齊家爲末。然後齊家是本，治國就是末。再則治國是本，平天下是末。比如說要平天下，以現在世界時事來說，要想全世界都能太平、世界和平，不是用武力征服各國，而是用古時候講的王道，就是用文化。這個文化首先要把自己國家治得一切都上軌道，政通人和、國泰民安，從而世界其它的各國都來向你請教、學習。所以世界和平、平天下是由基於你把自已的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這個根本。這是治國爲本，平天下是末。

再說，你要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必須先齊家。



這個齊家，在古時候卿大夫算是家。我們現代講，就是把自己的家能夠治得好。爲什麼呢？比如說你是個國君，你要把自己的國家治得好，首先要看你能不能夠，把自己的家庭，能夠治得好。

把家治得好就是齊家，這個齊字就是人倫的倫字，一切都有秩序。家裡一切都有秩序，各盡本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裡要辦的事情有條不紊。齊家之後，治國才能治得好。

如果國君自己的家庭亂七八糟，可以斷定他治不好國。治家跟治國是一個道理，治家須要用禮，相互尊敬對方，相互忍讓、謙讓對方，家庭裡面任何問題都可化解。以尊敬一切人、禮讓一切人來治理國家，一定能治得好。這樣比較起來齊家是本，治國是末。

再講齊家以修身爲本，你要拿這個禮來齊家。



禮的本質是這個恭敬謙讓，你是一家之主，你要家裡的所有人恭敬禮讓，先從自己恭敬禮讓作起。自己能夠尊重他人的意見，能夠退讓，自己與家裡的人有利益衝突時自己退讓。意見跟家裡的意見有衝突時，自己要好好反省。自己不對，對方意見很好，就要尊重對方。對方的意見不好，自己的意見是對的，也要想辦法讓對方明瞭。就事論事來研究，拿現在人的說法，就是要溝通，不能說我確實這個意見是對的，對方的意見不對，我既然對的話，我照著自己的想法辦就好，用不著跟對方說什麼。這個就是失去了恭敬。

家長自己以身作則就是修身。這樣家才能够夠齊，所以修身是根本，齊家是末。因此在這裡講，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所謂修身爲本，就是剛才的研究，一直往下面推，修身是



本，齊家是末。齊家是本，治國是末。治國是本，平天下是末。這個意思是說，先要分清楚，本是重要的，先要從重要的來修。有本然後才有末，這個本末用在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對外講究功用的。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這是假設的話，假設說根本亂了，自己修身不好，要想齊家——讓家裡的人都能夠安守本分，這個末能治好，否矣，這是辦不到的事情。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這裏「厚薄」跟之前「本末」不同。本末，是就向外面辦事情一層一層的來研究，這裏「厚薄」是就修學大學之道兩綱而言，「厚」就是指「明德」，那個明德就是性德，指性德來講的。要把性德發明出來，那就是格物，所以後面這兩句，就是指的前面內在的那個本、那個體，也就是本體，內在的根本就是性德，必須自己在學大學之道的時候，自己必須要明明德。如果自



己在「明明德」上不去修的話。要想親民，這就是捨本逐末（所厚者薄，所薄者厚）。

因此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所厚的就應當自己要明明德、格物致知，自己有任何動機，立刻就能覺悟。這個動機若是私心，馬上就把它打消掉。動機是好的念頭，大公無私的念頭，就讓它繼續增長，這是厚，所厚的就是指自己用工夫來格物致知。如果說其所厚者薄，應該在明明德用功，而不去用工夫開發自己的明德，只注意到外面齊家、治國，或者就是不在格物、致知上下工夫，卻想自己的心能夠正過來，意識能夠誠，這也辦不到。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個四條，格物、致知是本，格物是本，後面誠意、正心是末。如果不能格物、致知的話，誠意、正心也談不上。正心就是明瞭自己的動機，把一切雜念、私心都把它破除掉，這個才談得上誠意、正心，那是末。所以這裡說，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格



物致知本應是厚的，如果在這方面不注重有所疏忽，這叫薄。而其所薄者厚，跟格物、致知，比較起來，正心、誠意是薄，如果說格物，致知不注重，而只注重正心、誠意，這就是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這就是本末顛倒了，未之有也，那就是說一個捨本逐末，能夠把大學之道學好嗎，學不好的。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這兩句是一個結論，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都要知道根本，兩綱明明德、親民都有本有末，內在本體的根本，外在功用的根本，都要知道。此謂知之至也，知之至這叫所知的，照應前面「物格而後知至」。知道這個本，本末、終始這叫知之至也。就把先後的這個次序要明瞭，這在求真知方面，才能至，才能求得到。如果忽略這個本末、先後，這個真知，這個覺，就求不到。

前面這一大段，兩綱、八目在止於至善，此謂知之至也，結束止於至善。這樣作懂得這些本末，先後，才能夠到最



後止於至善，明明德和親民這兩者才能夠到了至善的那個境界，才能圓滿。所以後面這兩句很重要，講究經文的章法，這就把前面兩綱一結論，止於至善一結論，在這裡作個總結。這叫知本，知之至也。這兩句話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在宋儒朱子，他把這兩句，移到後面去，這是我們研究經典，不可以學他們的，不可以學他這一套。經典那個章法、文字，不能隨便更動，這裡前後的有綱、有目、有結論，這個多麼清楚，一改那就改亂了，這是我們研究經典，應該要注意這一點。

在這裡前面還要補充幾句話，就是在古時候，國君、天子，都是在位的人，所以自己就是要明明德那四目。治國、平天下，用在外面功用，講究用的時候，那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普通人，既不作



國君，也不是天子，那怎麼呢？那就是修身、齊家，修身、齊家就行了。果然能夠知道修身、齊家，雖然不作國君，不作天子，有機會可以幫助國君、天子，幫助他們的政治，有人問孔夫子，孔夫子是沒有國君的地位，更不是天子。所以問他子奚不爲政，老夫子你爲什麼不去從事政治呢？孔子說：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就是普通人齊家，在家裡講究孝道，對於兄弟之間講的友愛，是亦爲政，就是政治，要問辦政治，辦政治孝弟之道就是辦政治的根本。

因爲就中國儒家的政治學來講，政治並不是簡單的把行政辦好就好了，除了把行政辦好，教育非常重要，作國君的人，作天子的人，他有義務教人學聖賢，這就是教育。所以孔子的講法，能夠實行孝友之道，再把孝弟之道，來教化他人，這就是幫助國君，幫助天子來治理天下治理國家。



三．大學（之二）

（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前面第一章經文講誠意、正心。現在就解釋誠意。

經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 所謂誠其意者，誠其意這個誠字重要，誠其意在這裡最簡單一個解釋，在這裡說毋自欺也，不要欺騙自己。欺騙人家也許還可以，欺騙自己是沒辦法欺的。為什麼不能夠自欺呢？下面有說比喻的話，下面這些比喻的話，再繼續研究。

「所謂誠其意者」，解釋「誠意」很重要的的是「毋自欺也」，「毋」是不要，「欺」是欺騙，不要欺騙自己。

◆ 「如惡惡臭」，這裏舉出一樁事情，教

學「誠意」的人瞭解，例如厭惡、憎惡「惡臭」，那些穢臭的東西，加個惡字，「惡臭」臭不可聞。一般人遇到「惡臭」的話，直接的反應就是自己趕快逃避了。另一方面「如好好色」，第一個「好」字跟上面，第一個「惡」字相對。很美的叫好，「好色」，好看的东西，對於任何自己一看就很好看。這就表示說「惡惡臭，好好色」，是發自己的心理，沒有虛假的，沒有欺騙自己。「毋自欺」，就是遇見「惡臭」就是「惡」，遇見「好色」就「好」，這就不自欺。



「此之謂自謙」，「謙」，鄭康成註解讀作「慊」，慊當厭字講，厭當滿足講。那個厭字就是後面講，「見君子而後厭然」，那個讀厭，平常讀「厭」字，那個「厭」當這個自己感覺得很滿足了，那就是說不要自欺。就是如同見到「惡臭」就「惡」，見到「好色」就「好」，這是「自謙」。「自謙」就是自己感覺得，我沒有欺騙自己。



欺騙人家容易，欺騙自己心理，自欺的話，這個不容易。能夠這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的話，這叫「自謙」，

「自謙」自己感覺到，我這個「誠意」作到了，自己感覺得很滿意了。「自謙」就感覺得，自己很滿意，沒有欺騙自己。

◆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君子」必然「慎其獨」，「慎」是謹慎，「獨」是在沒有人的這個地方，

比如說一個人在家裡，沒有跟任何人相處，這是一個人。愈是在單獨的時候，愈是要謹慎。怎麼謹慎呢？一般在人的面前，尤其在大眾面前，他作出一個很善的樣子，作這些好事情，裝出一副一個好人。如果沒有他人在場，單獨的一個人在那裡，他心



裏什麼不好的念頭都出現了，他的心思、行動都毫無顧忌，很多不好的事情就作出來。

「慎其獨」，這是學大學，學誠意的君子他必須在獨處時，要「慎」，謹慎。深怕在這個時候行為不好，心理這個意識也亂了。

❖ 古人「獨行不愧影」一個人在行路的時候，要對自己的影子。如果在這個時候，這些行為不好，那就對不起自己的影子。所以在獨行的時候，他還要謹慎，才能對得起自己的影子。

❖ 在夜間睡眠的時候，這時也沒別人了，沒有別人，自己身體上蓋的被子，這叫衾。睡眠的時候，心理不要胡思亂想，不要想怎麼樣害人家，損人利己。這個時候誰知道啊，認為沒有人知道，自己盡量在想，損人利己的事情，或者作那些不合禮的事情，雖然沒有人知道，自己要誠意的話，



自己知道，不能夠隨便，包括行爲，心理的念頭，都要謹慎，叫慎獨。在睡眠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在身邊，叫

「獨寢」，

「獨寢不愧衾」，一個人在那睡眠，「獨寢」，要對得起這個被子。如果起了一個邪知邪見，損人利己這些念頭，雖然沒有他人在身邊，但是自己知道，蓋在身上這個被子，它就好像人一樣的，要對得起它，對它無愧，心理意識要「誠意」，才能無愧於這個被子，這是古人講求，「慎獨」的工夫。所以君子必須「慎其獨」，愈是在單獨的這個時候，愈是要謹慎。

◆ 「小人閑居爲不善」。小人不是如此，小人閑居的時候，在家裡沒事，也沒有跟別人在一起，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善的。他不能夠慎其獨，他愈是在獨的時候，愈是去作那些不善的事情，心裏胡思亂想，想的無非是跟人家爭名奪利，爲了自己的私慾不惜損害他人，這都是不善，所以「爲不善，無所不至」。什



麼不善的事情，都可以作得出來。

◆ 「見君子而後厭然」，這個「厭然」，本來這個自讀厭，在這讀厭，讀上聲。厭的意思就是在無人的地方，這個字就好像是黑暗的，他想把自己不善的事情，把它掩藏起來，不要讓人家知道，這叫「厭然」。所以他見到「君子」，他就把他在「閑居，爲不善」的那些事情，把它想辦法隱瞞起來，
下面就說他怎麼「厭」法子呢？

◆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把他所作的「不善」的事情，這個「揜」就是掩蓋，把它掩蓋起來，相反的「而著其善」，盡量表揚自己，自己贊嘆自己，那些好事是他作的，他的品德多麼好，叫「著其善」。這就我們在社會上，常常遇到的人，見了人盡量把自己好的事情表揚自己，自己所作的不好的事情，造的那些罪惡的事情，他要把它掩蓋起來不講了。但是在別人看起來，「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小人」愈是要把自己的罪惡掩蓋起來，愈是要表揚自己善

的這一面，「人之視己」，在別人看起來，這「己」就指的「小人」，他人看這個「小人」「如見其肺肝然」。肺肝都是在身體以內的，人的身體以內的，心肝脾肺腎五臟，拿這個肺肝作代表。五臟在身體裡面，一般人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肺肝，他人當然也看不到自己的肺肝。但是這個說比喻的話，「小人」愈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別人一看，他這個不善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盡量掩藏，掩蓋得就像那個肺肝在身體裡面，人家照樣看得清楚。「如見其肺肝」就是指「小人」，把那個不善的事情掩蓋，掩蓋得怎麼樣的嚴密，別人還看得見，就算掩蓋得像肺肝那樣，一點都沒有露到外面來，人家照樣看得清楚。這就說明「小人」是談不上「誠意」，他口裡說的是有一套，心裏想的是一套，他自己來表揚自己，這個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 「則何益矣」，小人這些行為這有什麼益處，對他有什麼好處。上面拿君

子，怎麼樣「慎獨」，小人怎麼樣，在「閑居」的時候，所作的不善的事情，所作那些惡事情「無所不至」，「無所不至」的那些罪惡的事情，造出來想掩蓋，掩蓋不起來。為什麼掩蓋不起來呢？「人之視己」這個人，凡是學大學的人，君子，把聖賢書念多的人他都知道。小人講的話口是心非，他一看就能明瞭。這兩段，特別這些小人他不懂得，他可以瞞別人，隱瞞不了君子。凡是懂道理的人，一看就把他那些虛假的事情，作那些不善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除了人以外還有鬼神，那更嚴格了，鬼神，人有什麼心理，罪惡的念頭一起，鬼神都知道。這裡拿君子跟小人兩者，對照著來說出這個事實來。

◆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這就是說，誠誠懇懇的在心中，必然顯露到外面來。君子「慎獨」，他也顯到外面來，人家一看就清楚，他自己不要表揚自己，人家就看得清楚。小人呢？也是人家看得清楚，所以，「誠於中，形於



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所以學大學的君子，必然要「慎其獨」，愈是在單獨無人的地方，一個時候，愈是要「謹慎」。

（二）曾子曰，十目所視

經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這個大學是曾子寫的，是他自己作的。這裡講曾子曰，古人作文章，有這個例子，自己稱呼自己可以的。

◆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 「十目」十個人的眼睛，「十手所指」，十個人的手指來指。一個人作那些，不善的事情，就如同有十個人在看著他，有十個人在那指他。

❖ 或云十代表圓滿，衆多人的眼睛、衆多人的手。

◆ 「其嚴乎」，這個多麼嚴厲。「嚴」是指君子知道這個道理，他應該自己感覺



到，愈是在獨處時，愈是自己要莊敬，要有畏懼心，用十日來看他，用十手來指著他。不要認為自己一個人，在那裡沒人知道，這是曾子說的這些話。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這裏舉出例子）

富潤屋，一般普通人的房屋只要能夠遮蔽風雨，再有簡單的設施就行了。而富有之家錢財很多，一定把所居住的房屋修建得很豪華，裝潢得富麗堂皇，陳設很貴重、用具很精緻，房屋周圍也要美化，這是潤屋，他必然把這房屋，能夠講求得裝飾得愈好，愈顯示他家裡有財富。

這個是比喻，真正的意思就是下面的「德潤身」。一個有道德修養的人，就從他的身體的造作顯現出來。「潤身」，他的身體一舉一動，就不跟那些小人一樣。小人的身體，一切的行為，絕對不像君子那樣恭敬、揖讓。學大學



的君子，就要以孔子為榜樣，學孔子的「溫、良、恭、儉、讓」，他的身體行為自然就表現出來，叫「德潤身」。「德」在內心，會潤澤到身體外面，給人一看就明白，這是個君子，有道德。

◆「心廣體胖」，心胸寬廣，就能寬容待人，那樣寬厚、包容，這樣的話，心能夠這樣寬廣包容，身體就胖了。胖是比喻，古人認為胖是好，所以拿個胖作代表心理寬廣，身體顯示出來的那種從容不迫，自然舒泰。

◆「故君子必誠其意」，拿這個財富潤屋，道德潤身，心胸開闊沒有煩惱，體貌舒泰。君子瞭解這個道理，必然要「誠其意」，意一誠，一切就自然顯現出來，人家一望而知道，就跟人家看見孔夫子聖人，「溫、良、恭、儉、讓」，這是講「誠意」。

「必誠其意」之要點在「毋自欺也」，欺騙自己就是「不誠」，不能「誠意」就足見他不能夠「正心」，就表示他不能「格物、致知」。「大學之道」就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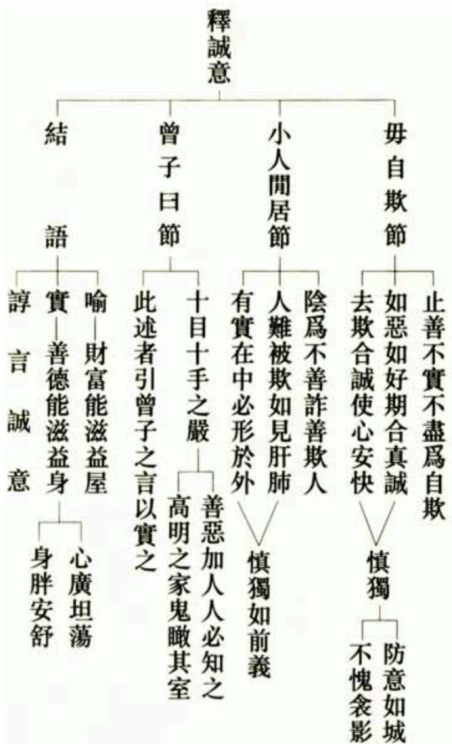


辦法學了。作為外用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沒有「根本」了。

總結而言「所謂誠其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騙自己，所以後面，舉的那個例子，舉出君子跟小人，分別的、對照的來研究，歸到最後「君子必慎其獨」，必須「誠其意」。這還不算，這是曾子所講的話，要舉出根據出來，古人發表言論，著作這個書，不是自己的意思，都是學孔子，孔子「述而不作」，孔子講這個道理，都是祖述堯舜「述而不作」，曾子也是這樣，曾子跟孔子學的，所以把前面這些經，意思說出以後，下面就舉經書，裡面的來作證據，證明他說的，這個話是有根據。



⑤ 條目工夫 (一)



四·大學(之三)

(一)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

前面一段經文解釋，要「明明德」，把大學之道學好必須「誠意」。「誠意」的關鍵在於，君子一定要「慎獨」。

經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詩經國風裡面有十五國的國風，在衛國的衛風裡面有淇澳（澳也讀奧）一篇詩，鄭康成的注解主張讀隄。這一篇詩是贊美衛國的衛武公（在衛靈公之前）的道德。

◆ 「瞻彼淇澳，蓁竹猗猗」

「瞻彼」，你好好看一看；「淇澳」就是在水邊岸上；「蓁竹」是一種扁竹，長在水邊，這種扁竹跟陸地上一般竹子有點不同，這個竹子很細、很柔軟。

或有把「蓁竹」分開講，「蓁」是一種草，竹是扁竹，當地在「淇澳」那個水邊，又有扁竹又有草，

「猗猗」長得很茂盛、很多。

這兩句詩是要引起後面的意思，這在作詩的手法裡面，是「興」，興體。

◆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前面兩句詩屬於「興」體，引出「有斐君子」就是入主題了。）「斐」是有文章，文質彬彬的這個意思。他既有修養，也有很文雅，這是「斐」。有這樣文質彬彬的君子（指衛武公），比他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 切、磋、琢、磨分別是古時候製作牛角、象牙、玉、石頭這四種裝飾品器具手法。一般的講「切磋」，「切」



就是對牛角來「切」，「磋」是指的象牙；「琢磨」是講玉和石頭，一般是這樣分法。

❖ 後來也有人不贊成前面的講法，因為拿「琢」來講，把玉拿來慢慢的「琢」當然可以，而「磨」應該比「琢」工夫還要細密，但是「磨」用在石頭上面就感覺磨石好像比琢玉還難，實際上磨石應該容易一點。因此有人不贊成這種講法。

❖ 大致說起來，切磋琢磨，是就牛角、象牙、玉、石頭這四種，開始的時候叫切磋，這個初步的工夫。到了後來的細部就慢慢地琢磨，愈琢磨愈精細，就這個程序來講比較適合一點。這裡就把古人這種講法、介紹出來，兩種講法都可以的。

◆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瑟兮」就是贊美衛武公舉止莊重。「僩兮」，除了莊重以外，他待人很寬厚。「赫兮」，他的容貌很英俊、美好。「喧兮」，相貌英俊許多人會有，「喧」指威儀，



除了相 美好，他還有威儀，很莊嚴。這幾種都具備很不容易，然後再加一句「有斐君子」，這就是文質彬彬的君子，有文采、有本質，本質是指他的道德修養，有內涵，文采指他的外表有禮節、有文化。

◆「終不可諠兮」，「諠」當「忘」講。這樣的君子一直的不會被人遺忘，也就是說衛國人永遠記得他。

（二）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經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如切如磋」這是比喻衛武公的爲人之道以及求學，一切都那麼好。人做得好，也很好學，「道學」道德學問。「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這兩句話拿「琢磨」來形容衛武公對待自己的修

身，就如同「琢磨」玉器一樣很用心，也就是說他時時能夠自己反省自己。這裡講他的修養。

◆「瑟兮僩兮者，恂栗也。」

「恂」本來的讀音讀玄，鄭康成解釋讀峻，峻栗也。峻是很高的意思；「栗」，給人敬畏感。峻栗表示衛武公既有寬厚待人的心胸，又有美好的、有威儀的那種外表。人們一見到他，自自然然就肅然起敬。「峻栗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這是講他內修透出的威儀，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這就解釋前面那個詩，這兩句話的意思。

◆「道盛德至善」，

衛武公的道德、修養，道盛，就是前面講明德發明出來，「道」修養得很好。

「德」也是他待人接物的品行，都是「至善」，衛武公就學到「止於至善」。

◆「民之不能忘也」，



讀經文這個忘，不讀去聲（旺），讀王，平聲，衛武公有這樣的修養、學問，他作為國君要治國辦政治、服務國人，對於衛國人誠懇懇地教化為他們辦事情。他以至誠的心來辦事情，來待人接物。所以「民之不能忘也」，衛國人民始終都記得他。這個都是由於他「意誠」之後所展現出來的一切果報。

（三）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經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這是出自周家的周頌烈文這一篇詩，屬於頌體。「於戲」讀「嗚呼」是贊美的意思，「前王不忘」就是這一句話。周頌「前王不忘」，「前王」指的是周家那個時候有文王、武王，周頌裡面

❖這篇詩是因為那個時候周成王年紀輕，由周公攝政就是代理天子，到後來成王年紀長了，周公再把天子這個位置交還給他，成王繼位，他在祭祀



宗廟的時候，各國諸侯來助祭，在祭祀有一篇詩叫作烈文，這是最後的那一句話。

「於戲」就是贊美前王的道德，「前王」指武王以及武王之前的文王，他們作的有功於天下百姓的這些道德、事業。「不忘」，後代的人不會忘記他。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這是解釋後世之人不會忘記前王的原因。「君子」指前王，「賢其賢而親其親」，前王都是聖人，文王、武王對有賢能的人都會去尊敬他、親近他，請他來幫他來辦政治，這是「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前王」既是聖人，除了尊敬賢人，親近賢人，讓賢人都不忘記「前王之外」，那些「小人」，「小人」這裡指的是一般平民。一般平民「樂其樂而利其利」，前王對於一般平民，民之所樂而樂之，民之所利利之。前王這些聖人治國、平天下，一切都是以民衆所需為最重要的一個辦事的重點。



❖ 「樂其樂」這個「樂」，或讀樂（要），其樂，就是民之所好好之，凡是民衆所樂的，所利的，前王都順乎民心，這叫「樂其樂而利其利」，

❖ 在這裡講，君子小人，「君子」是在位的人，「小人」是一般平民，對於「前王」無論後來的，君子與小人，以及當時的也是如此。都是覺得「君子」覺得前王，能夠尊敬賢人，親其賢人，小人都感受「先王樂其樂，而利其利」。

因此無論是君子小人，「沒世不忘也」，「沒世」，終身都不會忘記這個「前王」。

這是用這一句詩裡面，結束前面講要「誠意」那一段，前面有衛武公，這裡講周武王。都是來證明前面講「誠意」，你辦政治是國君也好，天子也好，都要誠心「誠意」地來替國家、替天下來辦事情，用騙人的那種講究「術」，「術」就是謀略，不能夠取信於人的。要用「誠意」誠誠懇懇的，就把天下人



的事情，當作自己事情來一樣的辦理，這就能夠感動天下人永久不會忘記。

這是講大學解釋「誠意」，就拿治國、平天下，這個事情古人來作一個證明。古人就國君衛武公來講，就天子文王、武王來講。（文王那時還是國君，沒有作天子，武王伐紂成功以後，追贈自己的父親文王為王）治國、平天下都是誠心誠意地替天下人辦事情。只有這樣一本誠心來辦政治，政治這樣辦成的時候，一般老百姓，無論是有道德的君子，或者是講在位的君子，或者是不在位的一般平民，沒有人會忘記他，這就是感動天下人。

「正心誠意」，就是證明這樣的辦政治，所收到的天下人這樣感動，永久不會忘記。拿這個事實來證明，我們學大學要誠意正心，就要這樣學法子。所以



「誠意」就是用出來的時候，我們今日之下從事政治的話，固然要拿這個「誠意」來辦理政治，就是不從事政治，我們作那一個行業，我們都要拿「誠意」來作事情，拿「誠意」對待一切人，這就是修養。這就是修我們自己的「明明德」。

「明明德」怎麼個「明」法子，就要把自己的意識能夠「誠」，起心動念的時候，就要看看這個念頭，是為人還是爲自己，爲自己就不誠，說的話、作的事情都是欺騙人；爲人就是大公無私，這個是說話也好，作事都是非常誠實，一句話也不會欺騙人家。作任何事情都是如此，這個就是「明明德」，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明明德」，這是講「誠意」。所以後面這兩段，舉詩經裡面古人，有的是國君，有的是天子，拿古代這些人從事實上的證明，我們學這個「誠意」，就在這些我們日常，處理任何事情的時候，待人接物的時候，就要



用這個「誠意」來表現。用「誠意」來待人，用「誠意」來辦事情，這就是我們自己來講，就是明明德的工夫。

既然治國、平天下這樣的複雜的事情都因修身而得以成就，何況其他小事？修身的功夫在誠意，慎獨又是關鍵，真能意誠必得切磋琢磨。

五．大學（之四）

（一）康誥曰：克明德

經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康誥」是尚書周書（記錄周家歷史）中的一篇，在這一篇書經裡面講：「克明德」。再有「大甲曰」，「大甲」是商書（有關成湯王所建商朝的歷史）裡的一篇經，其中有「顧諟天之明命」這句話。「帝典曰」，「帝典」就是書經開頭的堯典，「堯典」跟「舜典」合併起



來叫作「虞書」，這裡單獨講堯典，裡面講「克明峻德」。三句話分別是三篇書經的開頭。「克明德」就是能夠明德，能夠把自己的「明德」發明出來。「大甲」裡面「顧諟天之明命」，「顧」當念字講，「諟」即「是」當「此」講。「顧諟」，你念在「天之明命」，你要時時刻刻的想到天給你的很明顯的命令。「帝典」講「克明峻德」，能夠明自己這個大德、高德。「皆自明也」這都是自己能夠「明明德」。

這個「明德」自己本有的，也稱性德，本性所有的這個德。也就是孟子所講的「良知良能」，人人本有的「知」和「能」。「克」當能字講，能夠把自己這個「明德」發明出來。

爲什麼把自己「明德」發明出來，怎麼開發呢？我們人人本來就有這個「明德」，但是被我們自己的私心、慾望遮蔽起來。本有的「明德」受到



染污，所以不明而變成昏德。就如同我們這個電燈，電燈本來是光明的，如果在電燈外面遮了一層東西，蓋上一層紙或者布，這個電燈的光明，就變成暗的、昏暗的。我們的「明德」也是如此。

「克明德」就是能夠把自己的私心，慾望去除、去掉，這個「明德」就開發出來了，如同那個電燈上面，把遮在外面那個紙張、或者是布除掉，這個電燈的光就能夠發得出來，「克明德」是這個意思。

「大甲」講「顧諟天之明命」，「顧」當念字講，「諟」字就是右邊的「是」字，當此字講。「明」是「明德」，「命」就是中庸裡講的天命，天命是本有的，天然形成的。我們人都有生命，「明德」就在我們這個生命上面，我們的生命就得自於「明德」。這個「命」既然是本有的，這叫「明命」，從「明德」裡面得到這個「命」。



「顧諟天之明命」就是起了念頭就在這個「天之明命」上面，教我們學大學的人，自己用工夫，起念頭就是「天之明命」，不要使「明德」變成昏德，你要常常念到「天之明命」，就是天然的本性，你常常要念，念茲在茲的就是在自己這個本性上面，這個本性是本來就有的，這就是在「明明德」。

◆ 帝典講的「克明峻德」，「峻」當高字講。「峻德」是高德。帝堯「德」高大。論語裡孔夫子贊美堯，「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天那麼高大，沒有他物能夠跟天相比。「則」就是效法，只有堯帝能夠「則天之大」，所以堯的道德，他學那個天的高大，證明他的德就是那麼高大。

❖ 真正說起來，堯的「峻德」他不是從外面學來的，而是把一切的，我們一般人所講的私心、慾望，都把它破除了，讓本有的這個道德顯出來，就像天這麼高大的，這個就是「明德」。我們人人都有「明德」，「唯堯



則之」，我們普通人沒辦法「則」，我們人人都有私心，人人都有慾望。堯不是如此，堯能夠學習，「則之」就是學習，怎麼學法子呢？

堯帝一心爲公，毫無私念，爲天下人辦事情。最後把天下都能讓給舜帝，所以他「克明峻德」，能夠發見自己本有至高無上的道德。這在贊美堯的同時，以堯「克明峻德」教我們學大學的人要學堯帝，自己的名也好、利也好一切都可以讓，這樣自己所有的私心，慾望都讓出去。那就跟堯一樣「克明峻德」了。最後「皆自明也」，前面講的「克明德」，「顧諟天之明命」，「克明峻德」，「皆是自明」，自己把「明德」開發出來。

（二）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經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湯之盤銘」，「湯」指成湯王，「盤」是古人洗臉用的盤子；「銘」是古代鑄、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成湯王洗臉盤子上面刻的「銘」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苟日新」，「苟」當誠、誠然講，誠然「日新」，就是說臉上有灰塵，用盤子盛水把臉洗一洗，洗掉塵垢後，面貌就新了。今天把臉洗乾淨，我們呈現新面目了。

◆到了明天也變成今天，同樣要洗臉。「日日新」就是每一天都如此。「又日新」就是加重其辭，每天都要洗掉臉上的塵垢，我們很新的、很清潔的面貌就出現了。比喻我們要把遮蓋自己本有明德的私心、慾望，一天一天地減少，今天去一分，明天繼續去一分，又日新，每一天都要修養道德不能停止。

我們的私心、慾望，不只是這一生，我們的前生還有前生，一直追溯找不到一個開端。

在佛家來講叫「無始」，「無始」找不到一個開始，可見得我們人的這個生命，不是只是這一生這麼渺小，我們從長遠劫來每一生都在前一生的累積的私心、慾望基礎上再增加新的私心跟慾望，太多太多。所以我們這一生學道明白，要去自己的私心、慾望，必得一天也不能停止，這樣即使沒能徹底消除乾淨，最低限度要能把它壓伏下去，不讓它發作。這就是前面「明明德」的明法子，在這裡曾子藉用「湯之盤銘」來比喻我們「明明德」，每天不斷地去除我們的私心跟慾望。

◆ 「康誥曰，作新民」就是面前是「親民」，「親」、「新」這兩個字，有的時候互用的。我們學「大學之道」，一是自



己「明明德」，一是要「親民」，「明明德」是把自己本有的「明德」發明出來，「親民」就要教其他人也能夠發明自己本有的「明德」。「親民」是親近一般人，我們人人都有家庭，就要跟家人親近。在社會上凡是與我們有來往，甚至於共乘一個交通工具的人，跟天下人凡是遇到這個緣，我們就要親近他，教化他，這就是「作新民」。

◆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這是詩經大雅（詩有風、雅、頌，風是國風，雅有小雅有大雅，頌是有頌體）裡面的文王篇，就是贊美文王的那一篇詩。詩裡有這兩句話，「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在他受命作國君之時，周家還是西方一諸侯國，周家從開始到文王，那個時候這是老的國家了，這是「舊邦」。（周自后稷始封，公劉而興，太王遷於岐下，有國甚久，故曰舊邦。）「其命惟新」，這個國家的命運就從文王開始，要「惟新」了，文王接受「天命」就是代替天來行道。



❖ 武王伐紂成功，建立周家的天下，是周天子了，那固然是替天行道。武王之前，文王雖是一個諸侯國的國君，同樣是在替天行道，只要實行王道，只要用「明明德」這個「道」，來教化國民，就是替天行道。到後來周家有了天下，更是替天行道了。所以文王在作國君的時候，能夠行「道」，這個功德大的很，有這個德，所以到後來武王伐紂能夠成功。

因此在這一篇詩裡面，贊美文王「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意思就是說到文王這個時候，他就能夠教人家「明明德」，一切都是教人家來培養道德。

◆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前面「湯之盤銘，苟日新」到「康誥作新民」，後面舉出「周雖舊邦」，用「是故」做一個結論。「君子」指的前面那些聖人，成湯的「盤銘」那樣教人家，「康誥作新民」也是教人家，「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也是教人家「作新民」。他們一方面自己「明明德」，一方面教人家「明



明德」，這就是「親民」了。「無所不用其極」就是盡心盡力，盡自己所有的心思，盡自己一切的力量，來怎樣教人家都能夠「明明德」。

❖「湯之盤銘」，他在洗臉的盤子上面，都刻上一些「銘辭」，其它的可想而知了，這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銘」字是中國文化，處處就教人家，來修養道德。古人善於借著種種用具，在上面刻幾個字，或者幾句話，一方面提醒自己，一方面教育他人，修養道德。這就是教育，時時處處在教人。

（三）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經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這是詩經商頌（商朝祭祀他的祖先時用的頌辭）裡面的

一篇詩叫作玄鳥中的詩句，「邦畿」，「畿」是當疆域來講，或是當城池來講。商家的「邦畿」，成湯放桀把夏朝的政權推翻建立商朝，就是天子了。天子的京城就是「邦畿」，天子京城以外，還有天子所治理的這個土地有一千里。

◆「惟民所止」，這些民衆都依止這個地方，「止」就是安居在這裡。他的政治好，一切都愛護人民，所以人民都能在這裡安居下來。

◆「詩云」，再講詩經裡面「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出自小雅裡面緡蠻這一篇，這篇詩是周朝人寫的來諷刺周幽王。「緡蠻黃鳥」，「緡蠻」是小鳥的叫聲，那種黃鳥「止於丘隅」，「丘隅」是山裡的一隅，打鳥的人打不到，是安全的地方。這種「緡蠻黃鳥」是小鳥，很渺小，牠都知道找一個地方安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我們一個人還比不上這個小鳥嗎？

◆這是告訴我們人，要注意到你在那裡



居住，選擇一個安全的地方。這是比喻的話，最安全就是把自己「明德」開發出來。

「明德」何以是依止？

（四）詩云：穆穆文王

經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這兩句詩同樣出自詩經大雅裡文王這一篇詩，贊美周文王的道德，開頭講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穆穆」就是很深遠的意思，文王的道德非常深，也非常遠，普通人無從知道。

❖ 文王那個時候治國，推行一個政策，那是看得很長遠，所以穆穆。

於緝熙敬止。「於」音鳴，贊嘆的意思，一般兩個字叫嗚呼，嗚呼是一個贊嘆，這講於就是一個嗚字。「緝熙」的「緝」



這個字當作繼續講，「熙」當光明講。他這個光明，就是明德開發的明。「緝熙」就是說由他自己本有的明德，發出來這個作用，來親民，教化他國家的民衆，沒有停止的時候。敬止，「敬」表示文王推行這個道、辦理國家政治，都是論語所講的「敬事而信」，一點不馬虎，沒有絲毫欠缺。「止」就是前面講的止於至善，一定要辦到最圓滿的那種境界。

在孟子書裡也講，文王視民如傷，文王看見他的國民，看得好像，一般人看起來怎麼好像有受了傷害一樣。所謂視民如傷，實際上他的國民過的很快樂、很好，但是他看他的國民好像有了病一樣的，感覺他這個政治還沒有讓老百姓十分快樂，自己感覺到，我治理這個國家，怎麼還不能讓一般老百姓過得足夠快樂，所以如傷。所以他對於一般民衆的愛護到這種程



度。就如同父母看見自己的兒女，時時刻刻恐怕兒女有了病，有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好像受了傷害了，文王對待他的國民，如同父母對待兒女一樣，他的心完全在他的國民身上，所以視民如傷。這就是說他親民，愛護民衆無止境的，所以這是叫止。



「爲人君止於仁」，這是前面兩句詩引出來後，下面就解釋了。作爲人君的，作國君也好，作天子那更不必說，更須要實行仁政，就要止在這個仁字上面。

「仁」字在字形上，左邊是個人字，右邊是個二字、二人。二人是什麼呢？就是凡是有仁心的人，他處處想到對方，起心動念就想到他人，關心他人的各種的事情。作爲一個國君或者天子，目標就定住在「仁」字上面。這個仁字，就是時時、處處、事事都要想到他人。想到他人再進一步

說，就把他人當作自己。

我們學大學要學文王這個仁。學「仁」開始先學「恕道」，「恕道」就是凡事首先替對方想，站在對方立場來想一想。這樣就能夠把別人的事情當作自己，那麼別人的困苦、艱難就好像我受了困苦艱難一樣。普通人是這樣。

像周文王是聖人，治理周國，全國的人都是他關心的對象，也把全國人的困苦艱難，當作自己本身所受的一樣的，這就是仁。既然把全國人的困苦、艱難，當作自己本身所受，那就要想盡任何辦法，來解除這些問題，始終不離「仁」。所以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作人臣在君主的朝廷裡面，就在一個敬字，敬是指辦事情就要把所辦之事辦得十分徹底。作爲人臣在朝廷里辦事，就是協助國君來辦事，也是替全國人來辦事情，因爲國君



要替全國人來辦事情。辦事要敬字，要辦得盡忠職守，不能辦得不徹底敷衍了事，那個罪過很大很大。

◆「爲人子止於孝」，作爲人子他必須要盡到這個孝道，最起碼不要讓父母爲我操心，待人接物，要自己處處學好，不要讓人家因爲他而罵他的父母。

在做人上沒學好，做壞事會招人罵，罵你沒有家教，父母都不教你。古人都是如此，遇到一個小孩子不好，就說他父母沒有教，因此孝子要行孝道，就不能讓父母爲他操心、憂慮。這個以外，父母的生活所需，當然要供養，最重要的要在家裡做到父母順心。比如說：兄弟姐妹當中，真正一個孝順父母的兒女，在家絕對不會與兄弟發生爭執、吵架，互相都不敢。因爲這樣兄弟不和，一定會很傷父母的心，所以孝順父母的兒女不但要順父母的心，與兄弟姐妹也要和睦

相處，這才能讓父母安心。

父母在世要這樣孝順，父母去世後，要定時的祭祀。祭祀就是不要忘記父母之恩，這些都是講孝，所以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作爲父母，他對於兒女在一個「慈」字。慈字一般講可与仁相同，仁慈。若單講「慈」，它比仁涵蓋得更廣。慈字上面是個茲字，下面是個心字，「念茲在茲」，起心動念的念頭都是在兒女身上，「止於慈」，作父母的話，他對待兒女就是，在這個慈字這上面，特別顯出來，父母的恩德，就在這個慈字上面。

◆「與國人交止於信」，與國人交就是跟家庭以外的一般國內的其它的人交往，止於信，信就是要有一「信用」，不能夠欺騙人家。

❖五倫中有朋友一倫，交朋友就在這個信字上面，這裡不但指的朋友，就是



對全國的人，都要有「信用」，不能欺騙任何人。

◆ 以上這五者，作為君、臣、子、父，還有與國人交，安止的五種關係就是仁字，敬字，孝字，慈字，信字，五者推廣來說，可以涵蓋無窮無盡的道德。這是詩贊美文王具備所有這些道德，我們學大學，要學周文王就在這些上面去學。

❖ 其中為人君這一條，在今日民主時代，從事政治，或者你作機關首長，就是人君。在民間作一個財團的，大企業的一個董事長，你也是人君。推廣來說，凡是作領導的人都要止於仁。

（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經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 論語裡也有這幾句話，子曰是孔子說，訟是訴訟；聽訟，就是一般人打官司，

法官審理需聽取雙方訴訟的言辭，訴訟的理由。孔子說自己審判訴訟時，也會像一般聽訟那樣，聽雙方的訟詞然後宣判，這是我跟一般人相同之處。必也就是說必定要說，我與一般聽訟有何不同的話，那就是使無訟乎，使得無訟。無訟就是教人家不想來訴訟，人家不想來訴訟自然就沒有官司了。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這是解釋孔子如何使無訟乎。情是有事實，無情者就是沒有理的，不得盡其辭就不敢說他那個虛假的言辭，虛假的言辭就是無情，就是無事實。

◆「大畏民志」，志是心志，民志就是訴訟人的心理。大畏民志，既然無情不敢盡其辭，他就不敢訴訟了。

❖自古以來難免會有一些誣告，捏造事實誣枉人家，當法官自己有威儀、有道德（不怒而威）時，讓訴訟沒理的、沒有事實根據的一方，不敢再說虛假的言辭欺騙法官了，大畏民志就是想誣告別人的人就不敢了。



「此謂知本」，以上所講的叫作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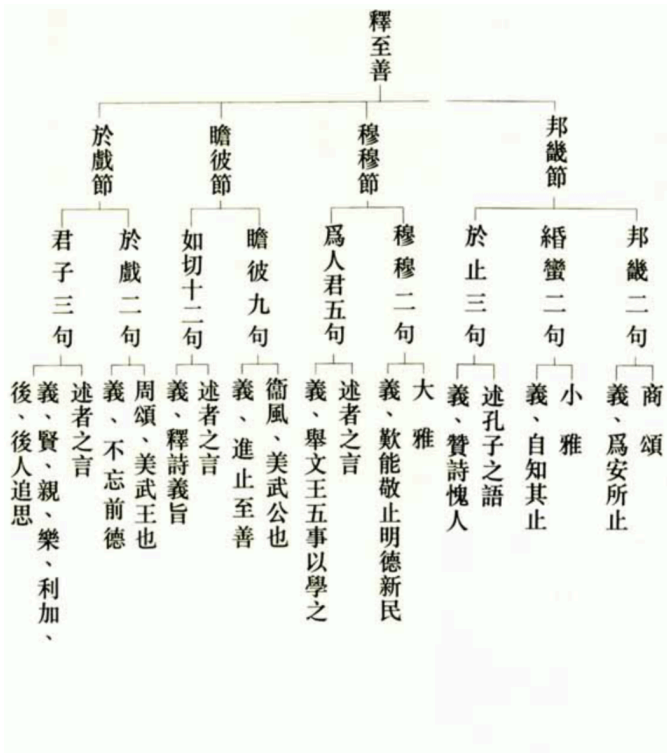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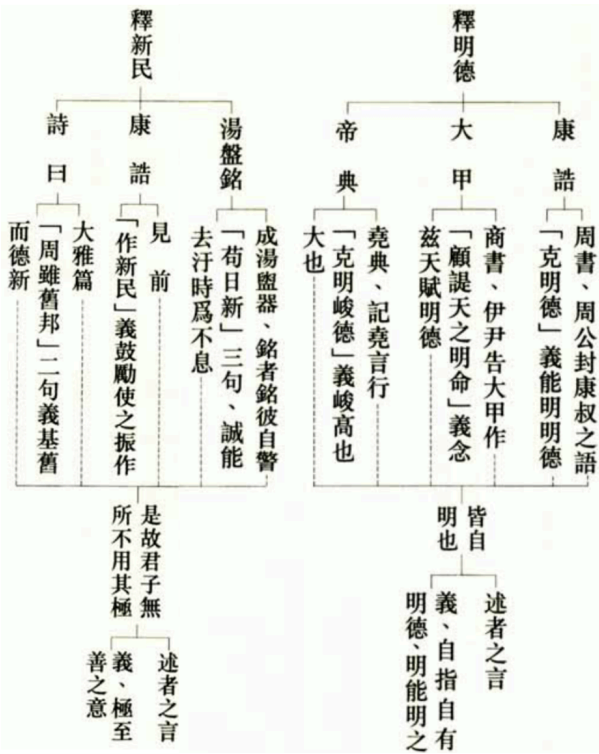
❖ 鄭康成註解，本是指「誠意」，以上所舉的詩都是解釋「誠意」那一條，

❖ 但是朱子講的，所謂知本，這個本是指的本末，物有本末那個本，指物有本末很難講。

在這裡當作本，指的「誠意」好講，因為上面所舉的這些詩，以及文王那種道德，他都是以他的「誠意」，感動了他的國內的所有人，所有的國民以那種「誠意」，感動了人子，一定要盡孝，為人父要盡到慈，國人人與人之間，要止於信，這是都講的「誠意」，所以此謂知本指的是「誠意」。



(乙) 傳文
(子) 綱領旨趣





【註】「葦竹」謝莊朱子皆解為綠色之竹。毛傳解葦是王芻、竹乃蕭竹。此外尚有多說難定。「瑟」嚴密義。「圓」武毅義。「赫喧」明著盛大義。「誼」忘也。



六·大學（之五）

（一）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

經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 「所謂」就把前面所講的「修身在正其心者」引用起來，在這裡詳細解說。

◆ 「身有所忿懣」，忿懣合起來講忿怒，分開講，「忿」是忿恨，懣，一般解釋也當怒字講。細研究，在說文解字裡沒有懣字，只有右半邊的「寔」也讀懣，其本意是有種窒礙、妨礙的「礙」字，一個人遇到阻礙，他就會發怒了。故

「懷」可引申爲怒，因此「忿懷」合起來講，身有所忿怒，則不得其正，心就不得其正。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指的就是心，心不得其正。

◆「有所好樂」心理有什麼愛好，這個讀樂（要），也可以讀樂（勒），也可以有所好，有所樂的，則不得其正。

◆「有所憂患」，也不得其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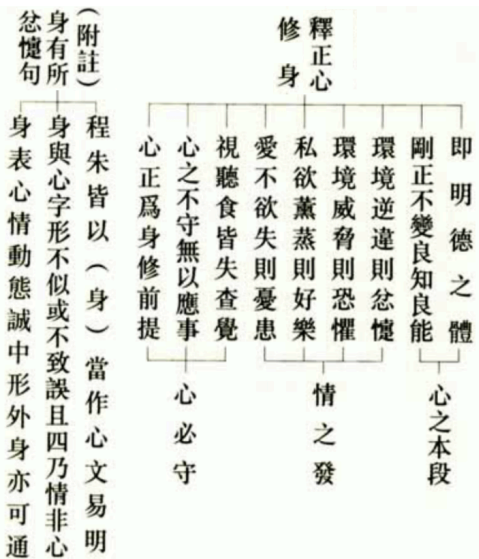
❖這裡的「身」字，朱子引用他的老師程子的主張，「身有所忿懷」中「身」字應當「心」字講，程子認爲忿懷，恐懼，好樂，憂患都是屬於心理的事情。但是經文是「身」，改「心」不妥當。這裏，雪廬老人解釋，忿怒、恐懼固然屬於心理活動。但是心理有這些情緒時，一定要表現出來。比如，一個人在忿怒時，臉上的顏色就變了（怒則臉色鐵青），恐懼時身體也有所變化的（懼則臉色發白），有所喜好、有所憂患也都由身

體來表現。誠於中，形於外，所以心裏的這些忿怒，恐懼等都會由身體表現出來。這樣分析，可見程子研讀經文，主張把身字改爲心字並不妥當。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從何而來？

◆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不在焉這個好懂的話，一個人注意力不集中的時候，看見東西如同沒有看。聽見聲音如同沒有聽到，就是吃東西也不知其味。這就表示心不在這樁事情上，他的心所看的，所聽的，所吃的，都不得其正，這叫「修身」在正其心，「修身」必須正心。

正心，專注於當下所做之事，誠意不生他心、私慾。



七．大學（之六）

（一）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這一段是講齊家，齊家的基礎在修身。

經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這在前面的經文講過，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所以在這裡用「所謂」把前面那一句話引過來，就是前面所講的「齊家要先修其身」的意思，下面就解釋了。



◆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前面經文講齊家，讓家裡的事情包括人或事都要整齊齊齊，不凌亂有次序這是齊。要把家治得很整齊而不亂，就必須修其身。修其身這就是作家長來講，家長本人必須要修身，

❖ 家庭里最基本的結構是一夫一妻，「妻」當平齊、平等講（承擔相同的責任）。丈夫和太太平等，叫夫妻，丈夫作為家長要修身，太太也要修身，家裡的兒女自然也學著要修身。人人都修身，這個家自然就齊了。

◆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這後面每一句都有一個「之」字，一個「辟」字，這兩個字漢儒與宋儒註解不同。

❖ 宋儒像朱子註解，「辟」字讀作「僻」，偏僻之義。

漢儒註解「辟」當作譬喻講，就是能近取譬，當取譬的譬字講。

「之」字漢儒當作適字講，「適」本意是往，前往哪裡、到那裡去的意思。



◆ 「其」指家長。「人之其所親愛」，他往（或者看見，聽到都是往）他所親愛的對方，「辟焉」就是（從他所親愛的人身上）得到譬喻，就是家長拿對方得到人的親愛來反省（他何以受到親愛，自己可以學習他的什麼長處）。

❖ 比如說，你作為家長，看到家裡的任何人，兒女或孫子，看他就很親愛，然後你想他為什麼受到我這樣親愛，他一定有令人親愛的美德才受到我這樣親愛。因此反省，我要讓家裡的人也能這樣親愛的話，也要具備這些受人親愛的修養，那自己要好好學，這叫辟焉。辟焉自己反省，反省就要向對方來學。

◆ 之其所賤惡而辟焉，其是家長本人，「之」是往、看到。「賤」是輕視、不尊重，「惡」是討厭、憎惡。「而辟焉」，家長看到他所賤惡的人後，反省自己是不是也這樣（只是家人不敢講），那我就避免，一方面要避免自己讓家人厭惡，一方面要好好的教導家裡所賤惡的



人。這叫辟。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看到家裡別人，值得我所畏敬的，那我也譬喻、我反省，我也要像這樣，有好的品德，有一種威德在這裡，能夠叫人家畏敬，那我也要照這樣學。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哀矜，看見別人令人可憐。辟，自己就要反省，我是不是有時候沒注意自己日常生活行為不檢點，或者在身心各方面沒調理好，結果導致很多問題令人哀矜。看到他人如此，自己有所取譬，要好好注意了。

◆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敖惰」，敖同傲，以傲慢態度待人，惰就是慢。通常我們講「慢待你了」。待人要謙虛、恭敬，不能夠緩慢的待人。

❖比如，有客人來訪，一按門鈴或者一叫門，自己就趕快出來，不能慢騰騰的，讓人家在門外久等，那就是惰。

其餘的傲慢，表現起來還有很多，在任



何場合裡面很多。在家裡父母叫，有招呼的時候，不能說口裏答應了，身體還沒有動，父母一招呼就要馬上過去，否則就是慢了，這就是惰。

之其所敖惰一看到別人，或是家裡某人敖惰，要想自己是不是也這樣，有趕快就改，同時既是家人，也要想法教家人改善。

（二）故好而知其惡

經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因為人難免有成見，凡是自己所喜好的人，即使其有不好，也會說好。所以從理性上講，對於自己所好的人，應該要知道他的惡（缺點），這是「好而知其惡」，惡指在缺點這一方面。「惡而知其美者」，惡是所憎惡的人，對於自己憎惡的人，不能說其完



全不好，其一定也有美（長處）的一部分，也應該知道。但是這樣的人，能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這種人。「者」指這種人。「天下鮮矣」，普天之下這樣的人少啊。

◆「故諺有之曰」，諺是諺語、老話，從古流傳下來的這句話。「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本來「碩」在古書裡讀石，入聲字，讀得不習慣，按今天讀碩也可以。

諺語往往道理很深又易於理解，「人莫知其子之惡」，幾乎所有人都有這種毛病，認為自己的孩子好，沒有任何毛病，都是好的。

在呂氏春秋裏有一篇文章叫去尤，「尤」是不好的事情。去尤就是把這些不好的缺點能夠去掉。文章裡面就講，那時在魯國有一個人，相貌長得很醜陋叫惡。他的父親到外面看到一個人，這個人的名叫商咄，回來就告訴他的鄰居，他說唉呀，那個商咄比不上我的孩子好看呀。其實商咄在魯國全國人都公認長得



最美的一個人，與之相反，他的這個兒子，在全國人看來是最醜陋的一個人。但在父親眼裏，那個最美的商咄還是比不上自己的兒子英俊。

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

所以呂氏春秋，舉這個事實，教人家能夠知道，對於自己的兒女，不要溺愛了，把這個心偏了，心一偏這就不正。這也就是說，不能從對方得到反省，兩個人擺在一起，一個是最醜的，一個是最美的，人人看都是如此，那你看一個爲人父的，怎麼看不出來呢？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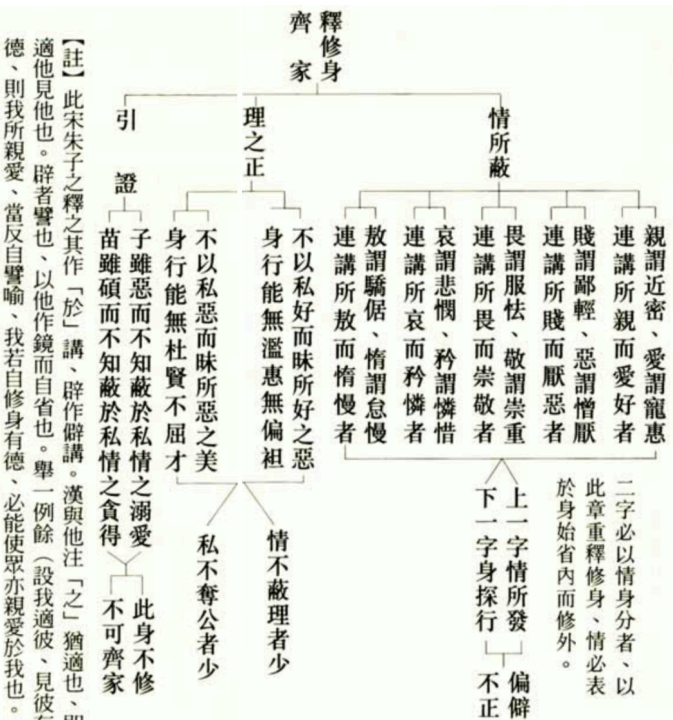
不出來你的心就是溺愛自己的兒女，兒子醜他就是看不出來，那就不能反省。所以諺語講的人莫知其子之惡。

◆「莫知其苗之碩」呢？反過來農夫總希望自己的莊稼長得愈茂盛愈好，盡管他的苗已經長得很碩了，他還不滿足，還是覺得我的莊稼沒有別人好。這與「不知其子之惡」正好相反，這兩種心理都是不對的，卻是每個人都容易犯的。用這個諺語作為不能修身的警惕，讓我們學大學、修身就要自己知道觀照。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以上所講的不能夠修身就是說，看見對方而自己不能夠反省，不能學習對方的長處，也不能避免犯對方的過失，同時教化對方。這樣就不能修身，一個不修身的人不能以身作則，怎麼能夠齊家呢？作為結論呼應起始句。



(丑) 條目工夫(一)



八·大學（之七）

（一）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經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 治國的基礎就在齊家，自己家不能夠齊，治國更不能辦得到。也許我們有疑問，治理一個國家辦政治，要辦的事情太多了，也更複雜，總比齊家要麻煩多了，能夠齊家就能治國嗎？聖人講治國必先齊家，治國、齊家原理是一個，懂得齊家的道理，按照這個理把家治得好，就能夠治理國家。

前面講齊家必先修身，修身最重要的自己要有品德，品德一切都要關心他人，同情他人，這就是恕道。以恕道對待家人，家長做榜樣，感化、教化家裡成員都講恕道的話，你的家裡一定是和和氣氣的，家就自然齊了。

恕道學得很自然的時候，那就是仁。拿恕道、拿仁心來治國，雖然治國的事情很多，千頭萬緒，但是最基本的，治國前面講爲人君止於仁，你把握這個仁字，治國自然能夠治得好。

凡事出乎仁心，由誠意而修身齊家，這個至誠心就是仁心顯現。他對於任何事情沒有絲毫的私心雜念，本有的明德的



光明就能起用，他就有真實的智慧，不同於一般人自私自利的「世知辯聰」，那個治國治不好。從自己真心、明德裡面用出來的智慧，在家庭自自然然利益家裡所有的人，治國就利益全體國人。

辦理國家辦政治，不是一個國君辦所有事情，作為一個仁君，你懂得用人、知道怎樣用人，知道一定要用賢能之人，不會用小人的，那些賢能的人也樂意會幫助你，因為賢能之士和你這個仁君都學大學之道，上下一心都以公心沒有絲毫私心來考慮事情、計劃事情就非常周到，制定政策推行出去，對於全國人都能受用，一定會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這都是由修身、由齊家而來，一個道理。

◆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在家看到令人親愛的人，自己當然反省要學；齊家最重要的，見到哀矜的、敖惰的家人必得要教化。教字很重要，方法就是以身作則，讓家人尤其孩子耳濡目染的都是人人為全家無私奉獻。「其家



不可教」，在家裡你對於家裡的人不能教化。「而能教人者」，然而能夠教化別人。「無之」，沒有這個道理啊。

家業是事業的基礎，能齊家是大學問。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個學大學、讀書學道的君子，「不出家」就在家裡（把家裡的人都教化好了）。「而成教於國」，就能成功教化國人。這裏君子指國君，國君想治好自己國家，一定要先把自己家人教化。

◆「孝者，所以事君也」，講這個孝道，在家庭裡面，都要是講孝。所以事君在家是孝子，出外就是忠臣，就是事君。

◆「弟者，所以事長也」，在家裡能夠尊敬兄長，到外面就是，能夠待候長上。

◆「慈者，所以使衆也」，在家父母慈，表現這個慈，到外面就能使衆，就是能慈衆。



◆書經裡面康誥講，「如保赤子」，國君要把一國人當作自家新生的嬰兒，那樣去保護他。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只要心誠求之，一定能夠中，雖不中也不遠。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這說比喻的話，一個女子在家作大小姐的時候，她也沒有學過怎麼養孩子，當她出嫁有了自己的小孩子後，小孩子一哭一笑每個動作，她都知道小孩子要吃的、要喝的，還是要什麼。

爲什麼女子一旦做了母親，就懂得嬰兒的心理？這就是「如保赤子」，所用只有至誠心。母親照顧嬰兒出乎天性，天性就是出乎自己真心，這是講至誠之道，她必然就自然會瞭解。沒有學過，不學而能。

總結前面所講，「治國」一定要先「齊家」。「齊家」最重要的就是在家要懂得「孝弟」之道。在家庭能盡孝道，出外幫助治國就能事君。在家能尊敬兄長，出外



就能事奉長者。在家能「慈」，父母對於兒女能止於「慈」，這都是天性，以這個仁慈對外，就能夠領導眾人。懂得用至誠心（誠意無私），一切都離至善不遠。

（二）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

經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這一段繼續講至治國，

◆ 「一家仁，一國興仁」，繼續講「治國」必先「齊家」的奧旨，作國君能「齊家」，在家講「仁」道，治國，你本身就起到模範作用，全國人自然就跟著你學（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偃），這叫「興仁」。這就是一家能實行「仁」道，一國自然就「興仁」之理，「興」就是成為風尚，興起來。

◆ 「一家讓，一國興讓。」你作為國君在自己家裡處處來學著禮讓家人，治理國家，一國都跟你學禮讓。「讓」跟「仁」，從家庭里自己作模範，以身作則，用

在治國一定國泰民安。

◆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從反面說，國君若貪戾，貪是貪圖不正當的包括財色種種的這些事情。「戾」本「曲」講，彎彎曲曲。在這裡講，「貪戾」指凡起貪心，他就不會正直。一般講「貪賊枉法」，貪圖任何不正當的、不應得的名利，法律也被他「枉」了。枉就是不直，義同「戾」字。除了不直，作「曲」字講之外，「戾」還指一切都違背正道常理，叫貪戾。一個人貪戾，一國就學著、跟著作亂。

◆ 「其機如此」，「機」，就是「動機」，這個「機」字很重要，國君你「二家」就影響「一國」，「一家」作好事情，「一國」跟著學好，「一家」作「貪戾」，做壞事，「一國」就學著作亂。這個「機」就是這麼重要。

◆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言僨事」，「僨事」當敗壞講，一句話說得不對了，那就是把事情，就敗



壞了。這個言語很重要，無論古時候還是現代，治國辦政治，無論是內政、外交（內政是對於國民講的，外交是在國際上國與國交往），說錯了話，這個事情辦不成。「一人定國」，這是講國家能否治得很安定，關鍵就看這個國君了。

這裡雖然是講古時候人君治國，現在無論我們從事哪個行業，作為普通人其實也對於周圍的親戚朋友、所接觸的人，都有一些影響力。既是有影響，就像這裡面所講的重要了，要學「仁」、學「禮讓」，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三）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經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前面講「其機如此」，「機」在心裏微微一動，它對於外面就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在家裡是不是講「仁」，是不是「讓」。作家長的時時刻刻起念頭就要反省，我的念頭是不是合乎仁，我的念頭對家



人是不是都能讓，這個「機」如此。這個「機」一動，在家庭裡面，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到了治國也是如此，國君就是一國之「機」，國家治得好不好，就在國君一念之間。國君動一念是「仁」，動一念是「讓」，這個國家的人民都受其影響，跟著「學仁」、「學讓」。「一人貪戾」，也是國君轉念之間，國君起個貪圖那些不正當東西的念頭，一般國民也會跟著學。直白地說，國君重視「功利」不講仁義，他的國民就受影響，也就講「功利主義」了，這個「機」就在國君。

下面就舉出歷史上的，事情來印證。

◆「堯舜率天下以仁」，堯帝行「仁」政，他把天下人的民生疾苦都放在自己心上，以後又讓天下給舜，舜也以「仁」來治天下，「率天下」就是為天下人率先垂範，他用的人也都跟他一樣來學「仁」，以至整個天下人，都效法「堯舜」，形成一個風氣，上行下效。

反過來說「桀紂」，夏桀王、殷紂王「率



天下以暴」，據歷史記載，桀紂暴虐，殘害賢人，殘害忠臣，對於一般人也是殘暴不仁。他們用殘暴來治天下，他用的也是殘暴不仁的臣子，「而民從之」，一般人民也效法他們的這種殘暴。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這就是說，「堯舜率天下以仁」，民跟從學仁，「桀紂以暴」，民也效法學「暴」，反過來講「而民不從」，「堯舜」自己以「仁」治天下，如果他們叫天下人「學不仁」、「學殘暴」，那民衆是不會聽從的。「桀紂」自己用「殘暴」來治天下，他們如果要叫天下人「學仁」、「學禮讓」，老百姓也不會聽他的命令。

（四）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

經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是故」就是把前面的意思說明之後的結論，「君子」包括國君以及幫助國君治國的臣子，以及一般的讀書人，都可以稱爲「君子」。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有諸己」指前面「堯舜率天下以仁」，也就是前面講的，「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講仁」、「講讓」，「有」，自己「有仁」、「有讓」，「有諸己」，

❖ 「諸」是一個合音字，拿兩個字的音合起來變成這一個字，這一個字就等於，是兩個字，「諸」是之於這兩個字，之乎也者的「之」，於就是在，當在字講，在那裡。

鄭康成註解「有之於己」，「之」這個字就是代表「仁」、「禮讓」。自己「有仁」、「有讓」的這種修養，有了。

「而後求諸人」，而後來教人家，要求人家，修養「仁」，修養「讓」，求之於人。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無諸己」，就是自己沒有「貪戾」，沒有「暴虐」，然後才能夠「非諸人」，看見人家不講「仁」、「讓」，可以「非」，「非」就是指責人家。那就是說一切要自己先有好的品德，然後可以教化人家。自己沒有罪惡的事情，然後才可以指責人家（這是批評別人的資格）。

◆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藏乎身不恕」，「恕」是「恕道」，

❖ 從「恕」開始學，學到圓滿就是「仁」，「仁」這個字就是厚，仁厚，人與人之間非常親密，這就是厚道。所以這裡講「恕」，「仁」是從自己的本性起來的。「恕」也是本性起的作
用，比仁稍微淺一點。

本身就有是藏在身上，跟「仁」一樣，「仁」也是本來就有的，所以是「藏乎身」，藏乎身本來就有「恕」，而不能用出來。自己雖然本有「恕」、本有「仁」



，為什麼用不出來呢？自私自利的心在那裡障礙「恕道」。

「而能喻諸人者」，「喻諸人」是自己「不恕」，而能夠叫人家「恕」，「未之有也」沒有這回事情。所以要教人家講「恕道」，教人家拿善意、厚道來待人，自己先有這個修養，然後才能夠教化他人。

❖ 這個意思就是說，作國君自己不行「恕道」，能夠教全國人學「恕道」，沒有這回事情。這就照應前面的話，你自己行仁，而民從之。自己暴虐，而教全國人來不學「暴虐」而「學仁」、「學恕」，那有這回事情，人家肯學嗎？

所以後面說「治國在齊其家」，「治國」要先「齊家」，

❖ 家裡的人少，對上有父母，下有兒女，跟自己平輩的就是夫妻，再有兄弟，家裡的倫常關係屬於天倫。對待父母要盡孝，對待兒女用「慈」子女



的孝道，父母這個慈，不是學來的，都是出乎「天性」，在家庭天然形成的倫常關係中容易恢復。

❖ 「齊家」要先「修身」，「修身」最重要就是「誠」，孝弟之道就是「誠」字，一旦誠心，對待家裡的人，就是康誥裡面講「如保赤子」，不必學自然就懂得。拿這個「誠意」來治國的話，全國人須要辦什麼事情自己知道，這就跟「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樣。你國君看待國內所有的國民，就如同一個母親看待自己的嬰兒，這是「治國在齊其家」，要「齊家」，「齊家」再往上要「修身」、「正心」、「誠意」。

（五）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下面舉詩來作印證，

經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這個詩是詩經周南桃夭篇，國風開始就



是周南，隨後是召南，這個詩非常醇正。孔夫子教他的學生學詩，一開始就要學周南、召南，因為周南、召南裡面講的都是五倫的道德，這裡所舉的「桃之夭夭」，是周南有一篇詩桃夭篇裡面兩句詩，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夭夭」，桃樹在春天開了花，桃花在春三月開得很茂盛。桃樹新長出來的枝條叫「夭夭」，發展得也很快。「其葉蓁蓁」就是葉子長得很多、很茂盛。這兩句話就拿，這個桃樹開的花，長這個葉子，形色很美，再結的桃也非常好。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從作詩手法看，前面是一個「興」，由「桃之夭夭，其葉蓁蓁」然後歸到一個女子，女子「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之子」是指那個出嫁的女子。

◆鄭康成的註解，「之」當「是」字講，「之子」就是「是子」，即這個女子。

「于歸」就是嫁到丈夫那裡去。就女子來講，嫁到婆家，那是自己的家。她出



生的家庭是她的娘家。「于歸」，就是歸到自己家了。

「宜其家人」，女子出嫁到了婆家，對於這一家人都「宜」，對待家裡的公婆、丈夫、夫家的兄弟姊妹，之子嫁過去以後，「宜其家人」，全家人她處得都是非常能夠適當。所謂「適宜」即能和諧融洽的相處。

上面這四句詩出自桃夭篇，拿「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形容這個出嫁的女子，外貌上像桃樹開的花，生的葉子那樣美好，品德也好。所以嫁過去以後「宜其家人」，跟家人都能夠和諧相處，一切都那樣美好。

◆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在這裡舉出詩來作印證，跟家裡的人相處好，然後可以教化國人。這就是照應到前面，「治國要先齊其家」。

（六）詩云：宜兄宜弟

再下面舉出，

經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



而後可以教國人。

◆「宜兄宜弟」，

這是小雅裡面一篇詩，叫作蓼蕭篇，「宜兄宜弟」就是說作為兄的，就能夠盡到愛護弟弟，這個責任、本分，作弟弟就能尊敬兄長，這叫「宜兄宜弟」。能夠「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國君在家裡，對待自己的兄長，盡到尊敬兄長，對待自己弟弟，愛護自己的弟弟，這叫宜兄宜弟。國君在家裡，能夠這樣的話，尊敬兄長，友愛自己的弟弟。而後可以教化一般國民。

（七）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下面再舉出詩。

經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詩經國風裡曹國的曹風有鳴鳩篇，在這篇詩裡面有這兩句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儀也當宜字講。



「忒」據鄭康成解釋，當「疑」字講。「不忒」指作的都正確，沒有什麼懷疑的事情。就是說凡是所作的事情，都合乎正義，沒有其它過失。所以鄭康成解釋講「執義不疑」，「執義」就是執持這個正義。而不疑，不要懷疑，就是說一切都依照，這個正義來作事情。



也可以說不忒是不錯的，沒有什麼錯誤。其儀就是辦的一切事情都合乎正當的程序。也可以說這個儀是禮儀，合乎這個禮，在古時候講禮，現在就是合乎法，一點都沒有錯誤。



正是四國，四國是四方之國，就是四方鄰國。國君辦的事情，一切都沒有錯誤，一切合乎制度合乎禮。可以作為四方之國的一個法則。也就是說一個辦理政治的人，在古時候就是在位的國君、大臣，他的威儀、品德修養，可以作為其他人的表率，教他人來效法，所以是正四國。鄭康成的註解，「正」當「長」講，可以作四方國之長，作他們



的領導。

舉出詩來作為例子後，下面就說。

◆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拿詩那兩句話作比喻，為父子兄弟足法，能夠作父怎樣對待自己的兒女；子女怎樣孝順父母，兄弟之間互相的來友愛對方。足法，足以效法的。詩這一句話，不但四方鄰國可以效法，就是父子兄弟，也都足以效法。

家庭裡父子兄弟能夠這樣效法的話，而後一般民衆也就這樣效法了。這樣照應前面講的，你作國君的人，在家庭倫常裡面，上對父母，下對兒女，中間對於兄弟、夫妻，都能夠和諧相處，宜其家人，宜兄宜弟。這就是能在家庭裡這樣，足以可以讓家人效法。而後一般國民就來效法了。拿你這個家庭作一個法則來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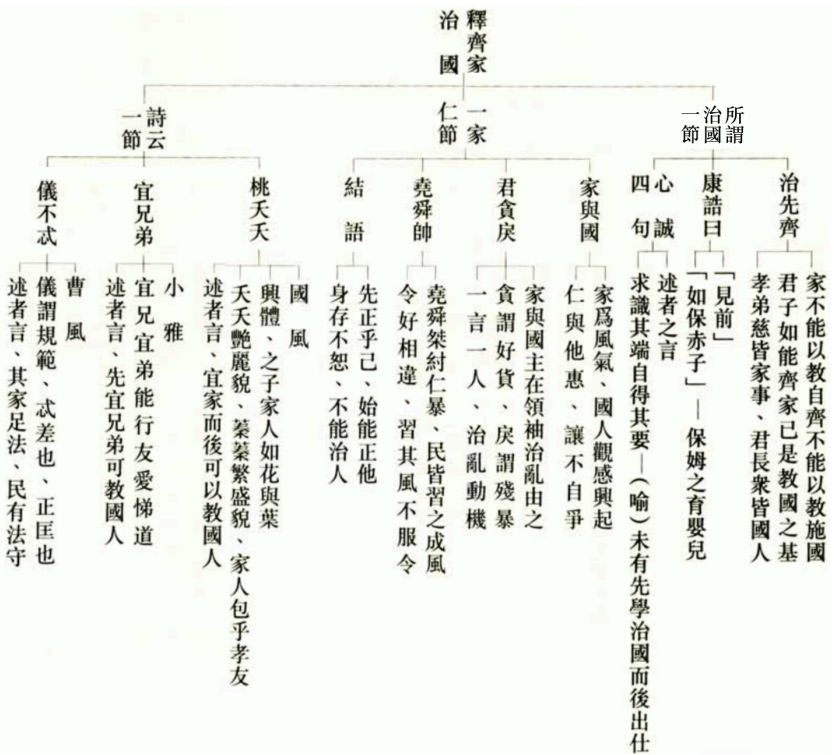
◆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這就是所謂的



治國要先齊家。

開始就是講家庭裡面，「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在家庭裡面跟家人相處好了，然後就能在國家，作國君的時候，就能夠教化全國人。在家庭里怎麼呢？孝、慈，兄弟之間友愛，這是最跟本的齊家之道，齊家之道這跟本，在於誠心，所以如保赤子，應用在國君上面，你要拿全國的老百姓，當作自己的赤子，當作自己嬰孩，那樣的來愛護他、來關心他。

每講一段後，就舉出詩經裡面來作印證。後面處處都是講，從事政治的人，先要把家裡的人，相處得好。家裡的人相處好，自己本身就要作一個表率。自己的言語行為，都要作一個法則，讓人家效法，所以這是治國先齊其家。



九．大學（之八）

（一）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經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前面一段講一個總的原則，後面再一條一條的來分析。



◆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前面已經提到了，所以這裡講所謂，就把前面所講的「平天下在治其國」解釋。「平天下」，把天下能治得太平，現在所講的要求世界和平，首先要把自己的國治好，先治其國。

◆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是在上位的人，作國君的人；老老，上面那個老字是動詞，尊敬之義，下面那個老是老年人，在上位的人要尊敬老年人，而民興孝。

◆ 上長長而民興弟，弟是孝弟的弟，老是老年人，長就是，比自己年紀長的。

❖ 在古時候大概長，比自己大五、六歲，或者大十歲，這都是長，拿他當兄長看待。如果比自己大上二十歲，那就是拿他當作父親這一輩來看待。

作國君自己，就要是老老，國民也就興孝，孝道，國君這樣老老，一般國民在家裡，當然就對於自己的父母要行這個孝道。作國君長長，尊敬比



自己年紀比長的人。一般國民興弟，弟就是自己自居，在自己的年紀，比對方少幾歲。比對方少幾歲，那對待人就要拿他作兄長來尊敬他。就是興弟，弟就是行弟道，弟道就是在家裡面，作弟弟的要尊敬自己的兄長。國君能夠長長，尊重比自己年齡長的人，一般國民自然，看見別人比他年紀大幾歲，他自己稱呼自己，我是小弟，尊敬對方，你是老哥哥、老大哥，這就是尊敬對方。你看全國人，都是這樣的，尊重比自己年齡，長幾歲的話，你想想全國的民風，自然就厚道了。

◆ 下面「上恤孤而民不倍」，孤是孤子，

❖ 古時候，年紀還沒有成年，父親就過世了，自己稱呼自己叫孤子。

恤孤，恤當憂字講，在上位的人，對於那些幼年喪了父親，對於那些孤子要憐憫他。



❖ 禮運大同篇裡面講：「鰥寡孤獨」，「鰥」年紀老了，還是一個男子，叫鰥夫，女子死了丈夫叫「寡」，「孤」是沒有父親，「獨」指老而無子（一曰年幼失母），「鰥寡孤獨」，叫四種天下的窮民，困窮之人，所以文王要實行仁政，特別要注重這個，「鰥寡孤獨」的四種窮民。

因此在這裡講，上恤孤而民不倍，在上位的人，特別關懷這個孤，這是拿個孤子，作一個代表。而民不倍，倍是當棄字講，就是遺棄，一般國民也跟著在上位的人一樣同情別人，關心別人，所作之事都合乎待人的那種厚道，這就是不倍。

❖ 倍或當違背講，不與那個仁政相違背的。

◆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在位的君子有絜矩之道，矩是規矩的矩。絜就是手裡拿著矩，表示君子治國有治國的法則。



這個絜矩之道，下面就解釋了。

（二）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經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 這一段解釋絜矩之道。首先就上下講。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在上位的人，對待你不好，你感覺這個不對，你將來就不能那樣對待自己的下屬。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下屬對你不好，你覺得很憎惡的就不能以這樣的態度來事奉在你上位的人。

❖ 比如說你的下屬不聽指揮，違背你的命令，交代的事情不照辦。陽奉陰違，你很憎惡。這樣你就不能以下屬對你的態度去對待你的上級領導，以免讓上級長官這樣憎於你。你對待上級、在上位的人，就不能陽奉陰違。



◆再就前後左右，講周圍的人。所惡於前，毋以先後。先做動詞講，你前面的對待你不好，你受不了。那你對待後面的人，也不可以這麼作，毋以先後。

❖先後就是你不能拿你惡於前的，在前面的人，你很憎惡，你對待你後面的人、後來的人，就不能夠拿你所惡的，在你前面的人，來對待你後面的人。

同樣的道理，所惡於後，毋以從前。這就前後來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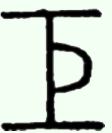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就周圍的人前後左右，就是對待你的，周圍的人，從對方，對方怎麼對待你，你感覺受不了，你就不能同樣來對待他人。這個就是絜矩之道，其中最重要的，能夠從別人對待自己的感受來反省，就是說不能夠拿這樣來對待人，那就是恕道。

❖孔子解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受不了的，不想接受的，不要加給別



人。

這就是絜矩之道。矩就是一個工具，左邊矢字邊，右邊是個巨字。古本子裡面沒有左邊那個矢字，就是右邊那個巨字。



巨字，上下兩橫加一直是個工字，好像一把量尺，中間那個是一個手，手抓住這個准則，這個矩，拿這個矩，來作一個法則。

要平天下先治國，治國開頭講要老老、長長、恤孤。後面講這個恕道，恕道行得很圓滿，就是仁政，就是仁道。

❖ 你治國、老老、長長、恤孤，這都是仁，實行仁政，在家庭裡就是孝弟、仁慈，這是最基本的治國之道。

能把自己的國家治好，就是平天下。就是說，一個國君把自己國家治得一切都合乎這個法則（絜矩之道），教全國的人



都能學恕道，學仁。其它的國家自然向你來學習，效法你所實施的仁政。

（三）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下面再舉出詩經裡面，這個詩來印證。

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這兩句詩出自詩經小雅裡南山篇。樂只君子，樂是歡樂，

❖ 「只」當語助辭講，沒有實際上的意思。

❖ 或說「只」當是字講、當此字講。有具體實際的意思。

樂只君子，就是樂這樣的君子，君子指國君，或幫助治國的大臣。你啊！民之父母，作國君要領導一國的民衆，就把國民都當作自己的赤子、兒女來看待，自己照顧全國民衆要像父母一樣。

這就是前面講「絜矩之道」怎麼樣事上，



怎麼樣使下，對於前後左右的那個絜矩之道。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就惡之」，與一般國民同好惡。所做一切都是關心民衆。此之謂民之父母，這就是民之父母。

（四）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前面一段詩意思就是，平天下先要把自己的國家治好，把國治好需要君子有絜矩之道，就是恕道。後來舉出詩來詳說，就如同父母關心自己兒女那樣的心理來關心國民，這就是絜矩之道。

經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這幾句詩出自小雅節南山篇，開始就講這四句。

節彼南山，維石岩岩。節當崇高講，南山那麼高大。維石岩岩指山上的石頭堆

積得很高、很多。由這個「興體」，引出來下面的意思。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赫赫是很顯著之義，就像崇高的南山的大石頭，拿這個比師尹，師就是太師，尹指太師姓尹是周朝的周幽王所用的一位大臣，位居三公那樣高的位置。「民具爾瞻」，具是俱，爾是你。一般人民，大家都看到你，師尹。

◆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有國家的人就是國君，不可以不謹慎，辟即僻，偏僻，就是行爲不正，所辦的那個政治不按照正常的規矩來辦（失去挈矩之道）。古時候講是不以禮，就現在來講不依法，這個叫作辟。

則爲天下僂矣。僂通殺戮的戮，僂就是判了很重的罪，這裡說，赫赫師尹，他一舉一動都是看在天下人的眼裡，因此治國的君主也好、大臣子也好要謹慎了。你所辦的政治不合法、不合禮，就爲天下僂，不是被某些人僂，而是被



天下人誅戮。（西方政治三權分立本來要監督、制約上位者的過失，如果民眾素養不夠，就變成了讓上位者無法做事。）

十．大學（之九）

（一）詩云：殷之未喪師

經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

出自詩大雅文王篇，「殷之未喪師」，周家之前殷朝，未喪師，喪是喪失之義，師本指軍隊，這裡「師」當民衆講。殷家還沒有喪失民心時，「克配上帝」能夠陪祭上帝，也是有道之君。殷紂王



之前他的父親還是有道之君，一般民心還是歸向殷家，殷家那些天子所作的事情，都符合天命的。在祭祀、祭天時，他可以配合上帝。在這裡講他能夠配合天命，來實施他的政治。



「儀監於殷，峻命不易。」

這是講後來殷紂王不得民衆的擁護，所以周武王弔民伐紂的時候，殷家天下就沒有了、亡國了。這裡「儀監於殷」的「儀」字當「宜」講，義爲應當，監也作「鑑」，後代叫鏡。你好好看看殷紂王以前那些帝王那麼賢明，是仁君。到殷紂王是個暴君，亡了天下了。

所以說儀監於殷，應該看看殷家的歷史，拿它作鏡子來照照自己（不要學暴虐的紂王）。

峻命不易，峻當大講，大命，就是天命。天命在這裡講不易，

❖ 不易鄭康成的註解，「不可以改易」，易當改字講，天命不會改的。

❖ 也有註解易當容易講，天命得之不容



易。

這兩種講法都可以的，現在就是，照鄭康成的解釋。那個天命不會改的，誰合乎天命，他就能夠繼續保有天下，誰要違背天命，這個天下就不屬於他。合不合乎天命，就從民衆身上看出來。

◆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作為國君，你的治國之道能夠得到民衆的擁護，就能得到民心，你就得天命，就得國。如果老百姓對於國君你離心離德，你就是失了衆了，國家就失掉、不保了。這是解釋峻命不易。

◆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治國的人有德才能得衆（明明德以誠意，如保赤子。風行草偃，民之趨善，如水之下。德不孤），沒有德的話就失了衆。所以這裡講，君子先慎乎德，先要謹慎，好好的培養自己的道德。因為

◆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你治國，沒有國民，沒有領土，你在那裡去作國君？作國君治國雖要作很多事



情，但最重要的要修養自己的道德（至誠心、大公無私），你有了德自然就有人民，有人自然就有國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有了國土，有土地有人民，那當然就有很多財產，有財產此有用，財產要好好的用，有財產要講究用。按照這個次序來講，先有德，然後才有人，有土，然後才有財。為什麼要這個程序呢？再說，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國君以及幫助國君治國的大臣，要知道德是根本（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財是枝末。因為你有根本，有德，然後一步一步才有這個財。如果不講根本，下面就分析了，德是本，財是末，

◆「外本內末」，

外本，把德這個根本疏忽了。內末就是心裏想的、看重的就是財。假使你國君把根本看輕了，而注重枝末，這就「本末倒置」了。這樣一來



◆「爭民施奪」，

心裏看重財，那就與民爭利了。施就是施教，施奪就是在你示範之下，老百姓互相爭奪利益。人人互相爭奪，這國家還能存在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孟子云：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

因此當國君治國重財，把民間的財物想法搜刮過來，民心就散了。反過來講

◆「財散則民聚」，不要那麼向民衆「橫徵暴斂」，讓財散在民間，這樣就能積聚民心來擁護你這個國君。



Do not lay up for yourselves treasures on earth, where moth and rust destroy and where thieves break in and steal, but lay up for yourselves treasures in heaven, where neither moth nor rust destroys and where thieves do not break in and steal. For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ere your heart will be also. No one can serve two masters, for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he will be devote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oney.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這是比喻，國君言語很重要，說錯了「一言喪邦」，話說得正當、說對了「一言興邦」。假使說這個言悖而出，這個言語說得不合道理，亦悖而入，別人迴

應你的也是不合道理的言語。

❖ 拿教育來講，你不拿聖賢所講的道理教化民衆，民衆就不懂什麼是聖賢的言語，他就學壞了。甚至專門教人家怎麼樣的講「功利主義」，在選舉時怎麼把人家罵倒，結果對方也怎麼樣來罵你。這是言語怎麼出，然後又如何，人家回報過來，這就是因果。

So whatever you wish
that others would do to
you, do also to them,
for this is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前面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說比喻的話。用在財貨也是如此，不合理的把民間財產，搜刮到你國家國庫裡，叫貨悖而入。

將來也不合理的出去，或者自己沒有節



制的浪費掉，或者是你的政權很快被推翻，你聚集的財貨也享受不到。秦始皇一統六國，把天下的民財搜集起來，造了阿房宮，來不及享受就被楚霸王一把火燒掉了，這就是亦悖而出。治國之人要懂得本末的道理，萬不可重財輕德。

（二）康誥曰：惟命不於常

經 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 康誥曰：惟命不於常。

這是尚書康誥篇中的一句話，「惟命不於常」，惟命就是你要想到天命，「不於常」，天命不會永久的在某一家人。比如說，夏商周三代，天命就在流轉，開始天命在夏朝，但天命始終在夏朝嗎？沒有，到了夏桀王的時候，就亡國了。夏桀王之所以亡國是因為天命不在他那裡，天命已經到了殷朝，到成湯王那裡。後來的殷紂王不合乎天命，天命又



不在殷紂王那裡了，現在到周家，所以說惟命不於常。天命在不在就看治國之人，有道沒有道。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治國之道，合乎天命就善，你就得了天命。不善就不合乎天命，就會失去天命。這是康誥里的一句話。再舉出，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 國語裡面一篇楚語，記載楚國的歷

史，叫楚書，楚國無以為寶，當初楚昭王派一個臣子到晉國，楚是南方到晉國，晉國現在的山西。到了晉國，晉國國君要招待他，晉國的大臣趙簡子陪在國君身邊，一方面把晉國好的玉，在那裡敲著玉，另外就問楚國來的人，他說貴國楚國有一種好的寶玉，白珩（音衡），現在怎麼樣還好嗎？楚國這位大使（使者）就告訴他，

我們楚國不拿那個當作寶，而是以善為



寶，得的善人教民，教老百姓大家都成爲好人、善人，以善爲寶。這是楚書上記載這樣，引證過來就是，治國要先慎乎德。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舅舅，狐偃（約前「5年一前629年」），姬姓，狐氏，字子犯。

❖ 晉文公的父親晉獻公廢除了太子，弄得國家很亂。晉文公當時是公子重耳，流亡到國外去了，後來晉獻公死的時候，重耳在國外，那時候秦穆公就派人跟重耳講，他說你的父親現在死了，你趕快回去接替國君的位置。要知道重耳他有好幾個兄弟，這個時候，舅犯，就是重耳的舅父，就對秦穆公派的人說：

重耳作爲流亡之人，無以爲寶，意思是說，沒有意思回去來繼承國君的位置。仁親以爲寶，仁是愛民，親是思念自己的父母，以這個爲寶。這是舅犯代替重



耳，告訴秦穆公的使者。

❖ 這也就證明，那個時候秦穆公勸重耳回去，重耳的舅父很有學問，他拿這個話來告訴秦穆公的使者。

十一．大學（之十）

（一）秦誓曰：若有一介臣

再下面舉出例子，

經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 「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

接下這一段，都是秦誓里的話，秦誓是書經裡面的一篇，講秦穆公當初要討伐鄭國，鄭國當時跟晉國是聯盟，結了盟的，秦穆公開始要伐鄭國的時候，有臣

子告訴他不可以去伐鄭國，當然也有人贊成，後來秦穆公還是帶著軍隊去伐鄭國。由於鄭國跟晉國有結盟，晉襄公帶著軍隊跟鄭國合起來，就跟秦穆公作戰，結果秦穆公吃了一次大敗仗，喪失很多，回到秦國後，他就對他的軍隊來發誓言，叫秦誓，最主要的是責備自己。他說若有一個臣，這個個字，在書經裡面當介字，耿介的介，這裡個就是當數目字，一個兩個的那個個字。假若要這麼一個臣，這一個臣子，斷斷兮無他技，斷斷很誠懇，沒有別的特殊技能。

◆但是「其心休休焉」，「休休」是很善的，待人都是一種善意，他心裏很休休，

◆「其如有容焉」，這個人很寬容，寬宏大量，像這樣的心理。

像這樣的人，秦穆公說：我就應該任用他，這種人心裏休休焉是善心，其如有容焉，他能夠待人都很寬容。因此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別人有學問，有辦事的能力，這叫技能。別人有技能，若己有之，就如同他自己具有的，這個很難得。一般人都是看人家有什麼特殊的才能，他就有妒忌心，他這種人沒有妒忌心，看見別人有技的話，好像就如同自己己有之，如同自己己有之，就能夠任用別人。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彥」鄭康成註解為美士，很美的這個讀書人（下文以彥修飾聖）。在書經裡註解，聖是通明，通就是一切通達了，明是明白。在這裡講就是，有才能有道德的人，

❖人之彥聖，看別人有才能有道德，其心好之。這個臣子他心裡對於人的彥聖他就好，對他喜好。好之什麼呢？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好之比如說，某個人他才能也高，道德也好，口裡誇獎他、贊美他，所以其心好之，

❖「不啻」是不只，不僅僅從口裡贊美

他，而心裏所好的還超過他口頭上贊美。那就是說他對於這個彥聖，對於有才能，有道德的人，口裡贊美的，還只是心理，所好的一部分，心理真正好這個人，好得更深刻。

「寔能容之」指那一個臣能夠這樣贊美人家，心理實實在在喜好他。這就能夠容，有容人的雅量。

❖ 能夠容人的話，他就能夠任用賢能的人，所以寔能容之，他是對於彥聖的人，有好而且贊美，當然就任用這個人。自古以來當國君的人，或是國君朝廷的大臣，能夠用賢能的人那就好，所以古人講，「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能夠得到賢能的人來辦事，你這國家就昌盛起來。得不到賢能的人，叫失了人了，那國家不會長久，所以寔能容之。

用這樣的人，

◆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這是秦穆公講的。要有愛惜人才、懂得

用人這樣的臣子，就能夠保我的子孫，讓我的子子孫孫一直保有這個國。不但保我子孫，而且我國內的一般民衆也能得到保護。

「尚亦有利哉」，「尚」當庶幾，庶幾差不多，也有利。不但是有利於我的子孫，就是對我全國的老百姓也有利。這是秦穆公講，若有這樣的一個臣子，他能夠這樣愛惜人才，任用人才，他就能夠保我的子孫，對黎民百姓也都有利。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

反過來講，看見他人有好的技能，媚當妒忌講，媚嫉就是妒忌人家。「以惡之」看見別人比他好，才能比他高的話，他就妒忌人家，來憎惡人家。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

看見別人彥聖，聖是他的品德，彥是他的學問能力，都好。「而違之俾不通」，處處給這個彥聖的人設障阻礙，這是在朝廷裡。朝廷里彥聖的人，是一個賢能的人。「而違之」，這是小人，朝



廷裡的小人，對於賢能的人，處處違背他。讓這個賢人的事情辦不成功。

◆「寔不能容」，假如一個臣子是這樣的小人，他不能夠容納任何人，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跟上面相反的，不能夠保護我的子孫，全國民眾也得不到他的保護。

◆「亦曰殆哉」，

這是很危險，如果我用的臣子是這樣的一個人，那就危險了。

這一段是秦穆公，對他打敗仗回來，跟他的軍隊，跟他的國家的人，講這一段話用意是只怪他自己，沒有用一個好的臣子，所以打了敗仗，不怪別人、只怪自己，所以秦穆公還算是一個好的君主，然怪自己沒有用好人，那好了，從他這一番話裡面講，那以後就注意了，不要用小人，用的都是君子，用賢能的人，那這就有辦



法了。這一段話，也是說你「治國」，當國君的人，用臣子用寬宏大量，能夠容納他人，自己要講究「道德」修養，這是一段。

（二）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

下面就發揮議論了，

經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接著前面，秦誓裡面講的，秦穆公講要用賢能的臣子。「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像這樣的小人，「唯仁人」，唯有有仁德之國君才能把這種人放逐出去。「迸」是斥退，「迸諸四夷」，把

他趕到四夷，

❖ 四夷就是中國以外的，不懂中國文化的那些外族，

不讓他在有受過聖賢教化的中國這裡住。「此謂」這就是說，「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所愛之人是前面「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的人，真能喜好，唯有仁者能辦到。惡的人呢？看見那些小人就惡（惡小人不易，因他善逢迎）。這裡愛人惡人，都不是出於自己的私心，而是大公在起作用，爲國家，爲全國人，他才把這個小人放逐出去。

◆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治國」須用賢人，朝廷的大臣有發現賢人、舉薦賢人的責任。如果見到賢人而不能舉薦，就算舉「而不能先」，

❖ 「先」，清儒俞樾（俞曲園）認爲當「近」講。

先按「先」講無妨，「不先」就是不願意把所舉賢人放在自己的前面，不願意



他超過自己。「命也」，命當慢字講，這是傲慢，總覺得人家比不上他。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看見不善的人，而不能够把他貶退下去。就是退卻不能退得很遠，這是過、過失。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人所惡的，他偏偏喜好；人所好的他反而憎惡，跟一般人相反。

❖ 比如說，一個好人，他人愛好他、尊重他。他這個小人不如此，反而憎惡他，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相反的，一般人對於那個人很尊敬，他卻是憎惡他。

這叫拂人之性。拂人就是違背一般的人情、理性。從理性上，對於一個善人、賢人，當然要尊敬他、重用他。

菑是災難，處處拂人之性，與一般人的理性相違背，用這樣的人治理國家，災



難就來了。逮夫身，馬上就來了。

以上舉的有詩經，有書經，這一段是講道理，照應前面講的「絜矩之道」，能夠爲民父母，辦政治、治國就是愛民如子，講究絜矩之道，必須講恕道。你不能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必須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才能夠把國家治好。

（三）是故君子有大道

經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是故君子有大道」，這講結論了，治國有治國的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論語講主忠信，無論是修道、治國，這個大道必要以忠信才能得。

◆「驕泰以失之」，驕是驕傲，泰是貪圖享受，治國者又驕傲、又貪圖享受，國家已經失了道，必然不會長久。



十二・大學（之十二）

（一）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

治國當然需財貨，要講究財政的道理。

經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治國保證財政收入有大道，「生之者眾」，生產的要多，總要國內的民眾，人人都有正當的職業，不要失業不能生產。「食之者寡」並不是說消費的人少，寡是在使用財政時不要浪費、奢侈。

◆ 「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為之作一切生產、開發的事業，就是生財這一方面，作得很積極、很快。在使用、消費的時候，「舒」是緩緩的，國家有多少財貨，不要很快就用完了。總要儲存一



些，不但國庫要儲存，也要教化老百姓有儲蓄，這叫作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這個財物永久，不會缺乏。這個治財之道跟我們現在借債，這不是辦法，所以必須「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就恆足了。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這講仁君以財發身，就是不要把財物都搜刮國庫裡來，財要散在民間。國君之身即道德，就一天一天提升，這是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不是仁君的話，只知道把民間的財物聚斂聚斂起來，自己在享受。不顧民間的疾苦，這個國君以道德之身換來財物享樂，叫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上位的國君好仁，下面的臣子就會好義了，國君好仁下面卻不好義，不會有的。

❖義是該怎麼辦事，就怎麼辦事，一切都合乎正義的程序而不亂。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臣子）辦一切事情都合乎正義的程序，事情一定能夠辦得成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懂得以財發身，國君把財物散在民間，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就如同你府庫裡有很多財物，隨時可以拿出來用。未有「非其財」，財就是屬於你自己不是屬於別人。

❖ 比喻國君的道德在自己本身，隨時都能用。就像自己府庫裡的財貨，隨時可以拿出來用。照應前面有德此有人諸句。

（二）孟獻子曰：畜馬乘

經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



表貳：孟孫氏

共仲	慶父
孟穆伯	公孫敖
孟文伯	仲孫穀
孟惠叔	仲孫難
孟獻子	仲孫蔑
孟莊子	仲孫速
孟孝伯	仲孫羯
孟僖子	仲孫纘 jué
孟懿子	仲孫何忌
孟武伯	仲孫彘
孟敬子	仲孫捷 ^

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孟獻子是魯國很賢能的一個臣子。「畜馬乘」，讀書人作官了就可以養馬乘；「察」是觀察。對於養雞鴨這些事看都不要看。因為你自己作官有薪俸，家庭

生活不必養雞養鴨，不必跟民間爭利。

◆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之家，

❖ 卿大夫家辦理喪事會用冰。平時冰儲藏在冰庫裡，需要時就從冰庫里取冰出來，叫伐冰。這裏用伐冰之家代表卿大夫之家。

不畜牛羊，他家裡不必養牛羊，養牛羊也是跟民間爭利。

◆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百乘之家，

❖ 百乘之家有采地，古時封建時候，國君封大夫會給他封一個地方稱之爲「采地」，他就可以收田賦以維持他家庭的需用。

他不畜聚斂之臣，他家裡不要養那些聚斂之臣作爲家臣。

◆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假使他有聚斂的家臣，只知道替他向民間搜



刮財產的話。這種臣子不如有個偷盜其家財的盜臣。

❖ 盜臣還比聚斂之臣好，爲什麼呢？聚斂的家臣把他的道德（德者本也，敗備如斬樹根）破壞掉了，變成一個只講財富，不講道德的百乘之家。有采地的大夫用這樣的臣子，不如用盜臣（財者末也，盜財如摘樹葉）。

◆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這就是「治國」不以利爲利，要以道義爲利。不要重視那個財利而看輕正義。以義爲利，這是治國最重要的一個原則。最後這一段，是講結論了。

◆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作爲一國之長，治理一個國家，「而務財用者」，要是只注重財物，「必自小人矣」，他一定是用小人，小人就是前面講的聚斂之臣。

◆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

「彼爲善之」，你雖然在政治上有一些

好的施政，「善之」，想把國家治好。可是你用小人推行政令、爲國家辦事情，「菑害並至」，各種災害接踵而至。

◆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到你覺悟要用「善者」，要用好人來治國。「亦無如之何矣」，就是有賢能的人來幫助治國，在菑害並至時，那也沒辦法馬上把局面挽救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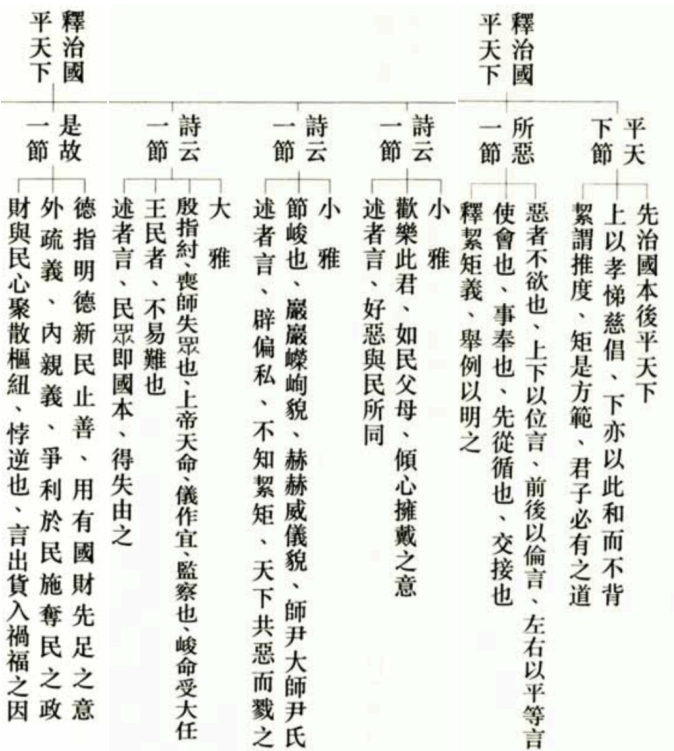
❖ 要把國家造成災難很容易，不用幾年。一個國家從朝廷到民間，沒有道德不講道德修養，很快就會天下大亂，各種災難都有的。因爲沒有道德等於一個人沒有靈魂，會無所不爲，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這時即使能有善人來治國，也要長達百年才見效。論語裡面講，「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要把國家從災難中拯救過來，必須重拾「道德」，沒辦法，也不能馬上把它挽救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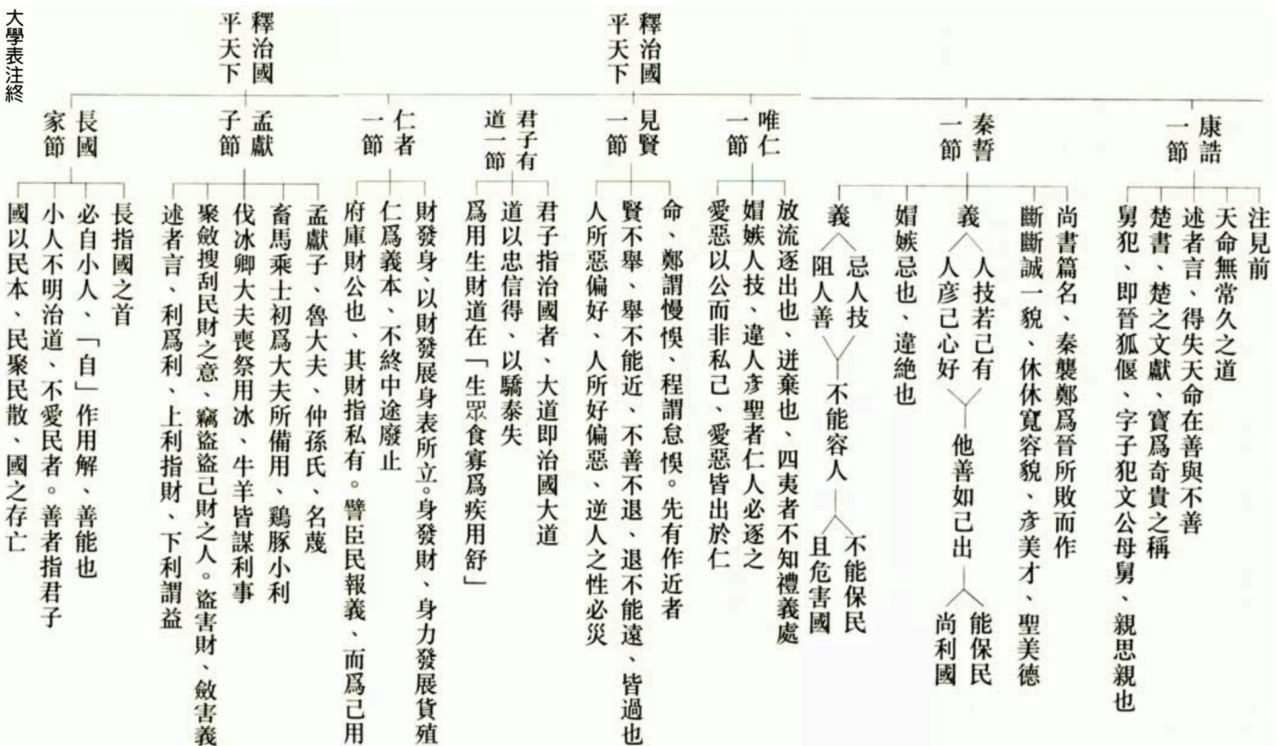
◆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大學末尾再強調，「治國」不要只講利，



要以義爲利，一切都要合乎正道和理性
大學講到最後，要治國、平天下，絕對不能講究功利主義，而要講究道德仁義，結論就在這裡。

❖ 今日之下，我們看到講功利主義，不但治國治不好，天下大亂；你想求得世界和平，功利主義絕不是出路。只講功利主義，不講道德仁義，全世界沒有和平的時候。







Holly Bible · Matthew · Chapter 7(ESV)

- 3 Why do you see the speck that is in your brother's eye, but do not notice the log that is in your own eye?
- 4 Or how can you say to your brother, 'Let me take the speck out of your eye,' when there is the log in your own eye?
- 5 You hypocrite, first take the log out of your own eye, and then you will see clearly to take the speck out of your brother's eye.